快園道古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快園道古
作者：張岱　明朝

張子僦居快園，暑月日晡，乘涼石橋，與兒輩放言，多及先世舊事，命兒輩退即書之，歲久成帙。因為分門，凡二十類，總名之曰《快園道古》。蓋老人喃喃喜談往事，如陶石梁先生所記《喃喃錄》者，無非盛德之事與盛德之言，絕不及嘻笑怒罵，殊覺厭人。後生小子見者如端冕而聽古樂，則惟恐臥去。若予所道者，非堅人之志節則不道，非長人之學問則不道，非發人之聰明則不道，非益人之神智則不道，非動人之鑒戒則不道，非廣人之識見則不道。入理既精，仍通嘻笑；談言徽中，不禁詼諧。餘與石梁先生出口雖異，其存心則未始不同也。

世間極正經極莊嚴之事無過忠孝二者，而東方曼倩偏以滑稽進諫，老萊子偏以戲彩承歡。在君親之側尚不虛諧謔，而況不在君親之側乎？則是世之聽莊嚴法語而過耳即厭者，孰若其聽詼諧謔笑而刺心不忘？餘蓋欲於詼諧謔笑之中竊取其莊言法語之意，而使後生小子聽之者之忘倦也。故飴一也，伯夷見之謂可以養老，盜蹠見之謂可以沃戶樞。二三子聽餘言而能善用之，則黃葉止啼，未必非小兒之良藥矣。歲乙未九月哉生明日，陶庵老人書於龍出之渴旦廬。

說部書之盛，其在明世乎？當時前後七子互相標榜，靡其風者，人人以秦漢自命。雖在賢達，播染既久，其有出人一頭者，不傾其所積不止。一篇既出，眾口交諛，積諛不疑，梨棗遂夥。陶氏之《續說郛》，沈氏之《紀錄彙編》，曹氏之《明世學山》，其淵藪也。然而千兔之毫，曾無一麟之角，荒忽鄙俚，彌望皆是。而何氏之《語林》，李氏之《明世說》，獨見賞於曲園俞氏，謂可與劉義慶《世說》、王讜《唐語林》、孔平仲《續世說》匯為一編，以成小說家之巨觀。如曲園言，吾鄉陶庵先生是編，亦其選已。

先生本世家子，年五十遭國變，杜門謝朋好，著書等身。其《石匱藏書》、《越人三不朽圖贊》、《西湖夢尋》、《陶庵夢憶》諸作，俱膾人口。是編門目一仿《世說》，而

於鄉邦黎獻，搜羅潛曜，十居三四。雖不及《夢憶》、《夢尋》之雋雅，然以此肩隨何李，亦為可觀。嗟夫！昔之君子，所以疲耗心力於言語文字之間者，蓋以己之所得，假託於筆研，使受而讀之者，各可因其事理之相近，有所考見，而措之於行。若夫陰凝陽戰，玄黃未剖，尺霧之隱，危同朝露，其亦善刀而藏可矣。乃復脊拾叢殘，孜孜不倦，如先生者，其亦黍離麥秀之寄乎？豈凡為說部家比也！

題曰『快園』，園本御史大夫五雲韓公別業，後歸韓婿諸氏，明末又歸陶庵，蓋即錦鱗橋之韓衙池。此又留心桑梓者所不可不知已。光緒戊申（一九〇八年）會稽後學董金鑒。

陶庵曰：馮子猶集古今笑，以德行為迂腐，遂將獻章求嗣、周木問安，皆以一笑抹之。則古之二十四孝，泣竹扇枕，何事不是兒戲，而至今稱為絕德耶？《論語》記『鄉人儺，孔子朝服立於阼階』。聖人遇極兒戲之事，必存一分正經，用以持世。乃敢以極正經之事而概視為兒戲也哉？集盛德第一。

劉文成曾祖濠，為宋翰林掌書，每陰雨積雪，踞高阜望其突，無煙者賑之。宋亡，林融為宋起義，元使使簿錄融，株連盡其裡。濠盛治牛酒，延使者其家，醉之，肭其篋，私記其渠率二百人，而自火其室。使者走，火失錄。濠佯為使者遊核，第以所記二百人上，而里人所全者以千計。

吳尚書琳家居，太祖遣使察之。使者至公捨，旁見一人，坐小杌，拔秧布田，貌甚端謹。問曰：『此間有吳尚書者，家何在？』公斂手對曰：『琳是也。』使者還，白狀。召入為冢宰。

冢宰陳恭介致政歸，夫人遣舍人兒迓於西湖，索綯蓋數百。恭介訝問故，對曰：『夫人言，杌隉數椽，何恃不為暑雨計？』聞者嗟嘆。

張少參繼孟，年未五十致仕，家徒四壁，居旁建茅屋三楹，扁曰一笑亭，日觴詠其中。客至，第肅至階，送亦不出門。即朝貴往訪，止折簡相答。間留客，不過脫粟飯，或出蔬果杯酒，三五巡即止。凡造門者，得公一飯，深以為榮。

黃副使卷，盛年歸裡。家去城一二十里，經歲不一至。至則市童見敝輿群指曰：『黃公來矣！』居常好客，客在座，徐起臨庖，服犢鼻衣，治具無兼味，畢乃盥手，更衣出，率以為常。常借農具於鄰，其人欲舁送之，力辭，自肩至田。

王新建封拜，見父執，事之甚謹。冬節拜牌，新建貂蟬乘馬，從者言韓尚書在後，新建亟下馬立道左。韓至，不下輿，第拱手，曰：『伯安行矣，予先往。』新建拱立，俟其過，乃上馬。時人兩賢之。

羅春坊洪先大魁天下，官修撰，侍其父憲副雙泉公於家。客至，令衣冠行酒，拂席授幾，如命從事。公欣然服役。

太祖築泗州陵寢，中多雜冢，有司請徙之，太祖曰：『此皆我家舊鄰舍，祭時可人予一分面。春秋仍許其出入祭掃。』

鍾山孝陵成，門外有吳大帝冢，工部請擇地別徙，太祖曰：『孫權亦是好漢子，留他守門。』

南京宮殿成，太祖與高後往視，見輪奐嵯峨，輒嘆曰：『胡做亂做，做出如許事業！』仰視，見有畫工在上，自悔失言，呼下欲除之。高後示畫工以意，自摸其耳，畫工遂假作耳聾，屢呼不應。太祖使人摘下，問是耳聾，遂赦之。

太祖常怒宋濂，使人即其家誅之。高皇后是日茹素，上問故，後曰：『聞今日誅宋先生，妾不能救，聊為持齋，以資其冥福耳。』上悟，即馳驛赦之。

蕭山何兢父舜賓，以御史謫戍，赦歸，忤縣令鄒魯。詭言赦無驗，械送戍所，屬解人掩殺於昌國寺。捕兢，兢竄奔父友王鼎家。伺魯遷官，兢募死士，伏錢唐沙上，擊魯垂斃，瞎其目，棄道旁，仇民以糞塗其口得活。兢詣廉訪自首，廉訪語稍阿魯，兢嚙臂肉噴入公座，廉訪不能斷。上聞，遣官即訊，坐魯死，兢比唐梁悅例，戍福寧。正德改元，赦還。

朱太守明和，事親極孝，自縣令至知府，皆奉其封公以往。凡坐堂，於堂後設一簾，每事必告而後行。歲時燕會，必於堂上設筵，封公上坐，自隅坐侍飲，極聲伎之奉。常自言曰：『朱瑞鳳可為榮親極矣！』郡中縉紳有設席者，必著人問曰：『有封公帖否？』無封公帖，則不赴。

朱明和待兄弟極友愛。作縣時，出謁司道，其弟得獄中重囚賄，悉縱之，獄吏倉皇走白，

屢言之不應，獄吏長跽曰：『縱囚，大事也，有礙主人官守，何置之不問？』明和笑曰：『蠢才，衙內相公放去，決不是白白放去，你急他怎也？』

朱明和在仕途，其族人有假其書牘當道關說者，事露，家人請治之，明和曰：『朱瑞鳳鄉會報至，我族人皆欣欣有喜色，卻是為何？』

先文恭少年讀書龍光樓，有秘室，為太僕公私藏。凡親戚臧獲盜取貨物者，進出其前，文恭埋頭讀書，都如不見。

先文恭試禮部，出羅文懿門，放榜日，挾門生刺往候，文懿笑曰：『我與若結髮友也，奈何以一日遂廢半生？』固辭不受。文恭熟視良久，曰：『誠哉言也！然非羅康洲不肯，非我張陽和不敢。』遂坐上座。

朱文懿當國，有江右房師子以貢入廷試，文懿知之往拜。房師子造宅回拜，百結鶉衣，自挾一刺。文懿款之書齋，欲屬選司授一美缺，言之不應。夜冷加暖耳，強而後受。次日以暖耳進門上，不辭而歸。文懿去位，方出就選。

陶恭惠以八座家居，一敝袴十年不易，補綴無完幅。朱少師衡嶽裡居，侍養封公，客至，常身自行酒，毫不介意。

席應珍髫年即辭家學老氏，孝於母。母死之後，祀享必慟哭。或謂：『親愛既割，何必若此？』應珍曰：『吾法當割愛入道，然世間豈有不孝神仙？』

薛文清與王振同鄉，振薦之起用，不肯赴振謝。振怒，中以危法，當刑。門人皆奔走哭，文清神色自若。振有老僕，伏竈下抱薪而哭，振怪問之，僕曰：『聞今日薛夫子將刑，故哭也。』振感悟，遂得釋。

蘇人範從文，文正公的裔也，洪武中為御史，忤旨，下獄論死。上閱獄案，見其姓名籍貫，遽呼問曰：『若非範文正後乎？』對曰：『臣仲淹十一世孫也。』上命取帛五方，御書『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』二語賜之，諭曰：『免汝五次死。』人稱上憐才，而嘆文正遺澤之遠也。

楊鐵崖避地松江，有一貴遊子弟破產流落，數踵先生門。一日，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一

畫去。左右欲發之，先生曰：『吾哀其困，使往見一達官，以書畫為介耳，非盜也。』竟置不言。

楊尚書翥，有厚德。居京師，乘一驢，鄰翁老而得子，聞驢鳴輒驚，公遂鬻驢徒行。天久雨，鄰垣穴瀦水其宅，家人欲與競，公曰：『晴日多，雨日少。』後復侵越其址，公作詩曰：『普天之下皆王土，再過些兒也不妨。』金水橋成，詔簡有德者試涉，廷臣首推公焉。

楊二山至孝，為吏部侍郎，朝參畢，輒閉戶謝客，終日侍母側。盥漱卮盂、搔摩扶掖，必躬任之。春時為村妝，負太夫人迤邐行花叢中，婆娑香蔭，供取娛悅。

文徵仲書畫盛行，有以贋筆就正者，必曰『真跡』。有人問其故，曰：『賣畫求售，是必貧子。我一言阻之，舉家受困矣。』

陸師道師事文衡山，人謂：『陸公已貴，胡折節乃爾？』公曰：『文先生以藝藏道，無適非師。』奉之益篤。

洪武初，有孝子王漸，作《孝經義》五十卷。凡鄉里有鬥訟之事，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，情即解釋。後有病者亦請誦書。

劉祭酒弟璡，方軌正直。祭酒常夜呼與語，璡必下床著衣立，然後應。祭酒怪其久不答，璡曰：『向束帶未完。』

家始祖松庵公，與某人同開藥鋪。先生四子，而是人乏嗣，欲求公為種一子。一日，留公於其家，酒醉之，扶入內寢，命其妻侍寢。公酒醒，見其妻，大驚，起，其妻挽住道其故。公曰：『不難，呼若家長來，吾有話說。』其妻走覓其夫，公逸出。次日語其夫曰：『汝無子皆因斫喪之故，今後伴我宿，候內人經期過，則放汝入內。』如公言，後果得一子。公後病革時，夢神人告之曰：『汝有陰德，與你子孫紗帽一船。』

孔寺丞坦率宏恕，於物無爭。所居園圃近水，有盜夜涉，盜其蔬果，寺丞曰：『晦夜涉水，恐有淪溺。』即為造橋。盜慚不復渡。

姚蘇州善下車，訪知處士王賓，命駕往見之。及門，賓望見騶從，趨告姚曰：『恐驚老

母，乞損騶侍。』善至裏門下車，徒步自入，教人毋從。

董進士損齋以差過岳州，劉忠宣宅懮在裡，損齋造謁。忠宣留之飯，飯麥糈，饌惟糟蝦，無他具。損齋感省，終身砥礪清節。

太宰屠襄惠公，度量寬厚。裡有柴姓者，假稱屠公子，沿途騷擾，人以聞於公。公但呼而戒之曰：『汝為吾子，置汝父於何地耶？法有明禁，自今慎無復為此。』其人頓首，謝罪而退。

楊文懿公守陳，以洗馬乞假歸。行次一驛，其丞不知為何官，與之抗禮，且問公曰：『公職洗馬，日洗幾馬？』公曰：『勤則多洗，懶則少洗。』俄而，報一御史至，丞乃促公讓驛。公曰：『此固宜，然待其至而讓未晚。』比御史至，則公門人也，長跽問起居。丞乃蒲伏謝罪，公卒不較。

鄒立齋智，年十六中四川解元。迎宴日，閭巷觀者藉藉嘆羨。公馬上佔絕句云：『龍泉山下一書生，偶佔三巴第一名。世上許多難了事，市兒何用喜相驚。』比上春宮，裡中朝貴謂曰：『予見某省解元與子相芳也。』公喜其為同志，亟訪之。其人忽問曰：『子省榜首坊金，視眾舉子增幾何？』公大恚，即拂衣起，不答而出。

豐布政慶，一日行部，有知縣以贓敗，聞公至，乃以白金為燭饋之，公未之省。既而廳子以告，公佯曰：『試燃之。』廳子曰：『燃而不著。』公曰：『燃不著，則還之。』次日，從容謂知縣曰：『汝燭燃不著，將去換來。』終不露其事。

吉水彭教，天順八年會試，宿逆旅，樓上傾盆水，有金釧墮地，其蒼頭匿之。行十餘日，資斧乏，乃白其事。公曰：『急返之。』僕曰：『如返，則誤試期矣！』公曰：『此必女子所墮，父母以其私與人，徵求急，必致死。人命事大，試事小耳！』亟返，其女政欲自盡，見釧得活。至京，果逾期，是年闈中災火，八月重試，彭乃狀元及第。

松江曹定庵以憲副歸裡，家甚貧。太守使人饋粟以鬥計。易簀前，太守以粟至，曹公不受，作書曰：『老夫不食三日矣，不敢虛賢府公之賜。』其清介如此。

三原溫純封翁，少鬻豆腐，日必羨銀數分，留以防老，四十餘年，銀且盈百。一日他出，封婆聞鄰家賣妻女完官，分別甚慘，為之墮淚。封公歸，問，封婆告之故，封公曰：『

渠所欠幾何？何不以我所藏與之。』封婆曰：『我亦有是意，慮汝不捨耳。』封公曰：『亟與弗遲。』鄰人得銀，事解，妻女亦免去。是夜夢天賜一子。封婆年逾六十，而癸水復至，遂生溫純。少年登第，官至尚書。而二老皆壽登百歲。

胡參政存齋好周旋賓客，多所貽贈，家人厭之。有客來訪，屬閽人辭以出外。存齋無事燕居，即懸一牌在門，曰『胡存齋在家』。

楊椒山讀書容城寧國寺，寺門有屠者供其饘粥，三年不怠。公既登第，屠者不復來見。及令諸城，一至署候公，公贈以一縑、白金二十兩。屠者曰：『某豈為金帛來耶？』辭不受。後公以忤嵩下獄，每秋讞，必侍其夫人母子入京，候問甚謹。公赴義，家人不知，獨屠者經紀其槁葬事，設奠痛哭而去。

冀元亨以通濠事下獄，臬司逮其妻李氏與二女，俱不怖，曰：『吾夫平生尊師講學，豈有他哉！』獄中治麻枲不輟，暇誦書歌詩。事旦白，守者欲出之，李氏曰：『未見吾夫，吾出安歸？』臬司諸僚婦召見之，辭不赴。已，潔一室就見之，則以囚服見，手不釋麻枲。問：『爾夫何學？』曰：『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。』聞者悚然。

劉方伯毅督學山東，考某學，至晚掩門，號燈下有士子稿完，而謄止半篇者，方伯就燈下閱其稿，謂曰：『汝文不特冠場，且將連捷。』撤案前燭與之，坐至二鼓，俟其謄完，遂定第一。士子名吳光龍，丙午、丁未捷兩榜，為浙江巡鹺御史。

張莊懿公巡按山東，初到臨清行香，偶酒家望子掣落其紗帽，左右皆失色。公恬不介意，取紗帽著之徑行。明日，知州鎖押酒家請罪，公徐語曰：『此上司往來處，今後酒標須高掛些。』亦不與知州交一言，徑遣出。

陳白沙訪莊定山，莊攜舟送之。有士人附載，滑稽無忌，定山怒，至厲聲色。白沙則否，當彼談時，若不聞其聲；及彼既去，若不識其人。定山大服。

江纘石公偶立門首，遇一醉人呼名罵之，公徐入。次日，里人牽其人登門謝罪，方恐其不解也，公乃詫曰：『何為至此？』其人叩頭求釋，公曰：『我昨日並不出門，何曾有人罵我。』酒食而遣之。

孝子丘鐸既葬母，乃結廬墓側，朝夕上食如生時。當寒夜月黑，悲風蕭颼，鐸恐母岑寂，

輒巡墓號曰：『鐸在斯，鐸在斯！』其地多虎，聞鐸哭聲，輒避去。

李遠庵居官清介，即門生故吏，不敢以一物饋之。鄭曉，其得意門人也。袖一布鞋，逡巡不敢出手。遠庵問：『袖申何物？』鄭曰：『曉之妻手制一布鞋，送老師。』遠庵遂取而著之。生平受人饋，止此而已。

江文昭公，凡所著衣衫，不論好惡，人至者，任衣之而去，竟不問。後有韓尚書罹無妄之禍，公歸問夫人云：『家中所有幾何？』夫人云：『舉家所有不過爾爾，恃以為飢寒備者。』公曰：『韓公有事，安論家為？』即盡纖悉贈之。

朱少師恆嶽侍養其封公，有所指使，不命臧獲，必身親為之。夏畦辛苦，封公命以黍肉餉長年，少師必親攜行烈日中，恐拂封公意，不敢張蓋。

朱少師元配莊夫人晉封一品。易簀之時，子婦皆集，莊夫人曰：『吾將死，無以教訓若輩。』因指所服布裾，補綴無完幅，曰：『此吾適朱氏妝奩裾也，吾服之三十年，未嘗易一新裾，汝輩誌之。』

莊夫人隨朱少師之蘇州府治，解任之日，夫人行扛有大卷箱六，捆載甚固，少師駭異，命於堂上發之，皆夫人在署所紡綿絲，別無他物。少師笑曰：『村婦行藏不能改也。』命封固載還之。

先君大滌，以魯國相署篆嘉祥。前令趙二儀缺庫銀千兩，胥吏留難其喪輀、妻孥。先君見其妻孥相向哭，自解其橐金完庫，復熔其金帶贈行。邑人為立張國相捐金碑。

先君子待婢僕極寬厚，即有過犯，未嘗少加聲色。見兒輩有怒笞臧獲者，輒誦陶淵明誡子書曰：『彼亦人子，可善視之。』

餘狀元煌封公心咸先生，性卞急，待其諸子極嚴厲。公及第後，少忤封公意，輒令長跽廳事。有時撲責，則伏地受杖，非命起不敢動移。童僕、親朋有窺見者，急出避之。

會稽謝寤雲以武科狀元官至都護，家居患病時，川黔不通，附子一枚價直八十兩，用以入藥，命蒼頭炙之。蒼頭不慎，煆以猛火，遂成煤炭。寤雲知之，曰：『誤也。』舉炭棄之，一字不加譙訶。

歙縣程鐸，萬曆丁酉上公車，揚州夜泊，見一婦攜周歲兒赴水。救起問之，言鄰家失火，急起走避，其衣不全，恐天明，故赴水。程留之前艙，解衣衣之，黎明，送其起岸。十三科後為崇禎戊辰，程入場，鄰號一少年，燭欹焚其卷。程閱其稿，甚佳，請以為我，少年許之，遂得中式。一日少年問曰：『先生際遇之奇，曾有陰德否？』乃言及此事，少年驚起曰：『此吾母也，周歲兒即某也。當年吾父謂吾母昏夜投客舟，遂棄吾母，吾母無以自白。如先生言，先生其今之柳下惠矣！場中焚卷，天以此報先生也。歸當述之吾父。』後少年父母相好如初。

南陽李文達大父家種棉花，載賣湖湘。有三商交值三百兩訖，忽邸舍失火，燒罄。三商窮蹙，幾欲自盡。公慰之曰：『汝貨未及船，尚為我物。物失值存，我應還汝，汝若失此貨本，何以為生？』即悉還之。

吳江徐孝祥，隱居好學。偶到後園，見樹根坍陷，有石甕，皆白金，揜而勿取。逾三十年，值歲飢，祥曰：『是物當出世耶？』乃啟甕，盡數收糴以散貧人，全活甚眾。

張知在上庠日，有白金十兩，同捨生髮篋取之，學官集同捨生檢得。知曰：『非吾金也。』同捨生感激，夜袖以還。知憐其貧，以半遺之。夫遺人以金可能也，倉卒得金不認不可能也。

徐鉉市宅以居，後見故宅主貧甚，召謂曰：『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？予近獲撰碑錢二百千，可償爾矣。』故宅主堅辭不獲，命左右輦以付之。

餘姚王華館一富翁家，翁妾眾，無子。一夕，有妾奔王寢所，出一紙曰：『欲借人間種。』王即書其旁曰：『恐驚天上人。』終不納，明日遂行。是秋中鄉榜。太守夢迎狀元，旌上有一聯云：『欲借人間種，恐驚天上人。』明春大魁。太守質所夢，諱而不言。

嘉靖時，廣東張連倡亂，鎮海縣汪一清為賊所獲。已而執一婦人至，汪視之，則友人妻也，因紿賊曰：『此吾妹氏，請無汙之，以待贖。不則吾與妹俱碎首於此，若曹阿利焉？』賊因並汪與婦人閉空室中，昏夕相對，凡匝月始贖歸，終不亂。

魏文靖公驥，在南都時，官舍止一蒼頭，舉俸貲付之同鄉子。其人請封鑰，公曰：『後生何待先輩薄乎？』時同鄉子有婿以偽銀易之。比公歸，令工碎之，則偽也。工語蒼頭

曰：『某嘗為此物，出予手，得無是乎？』蒼頭以告，公告之曰：『慎勿泄，彼將不安。』已而事稍露，同鄉子攜貲以償，公曰：『誤矣，予銀故在，未有以偽易者。』

夏忠靖原吉，曾夜閱文書，撫案嘆息，筆欲下而止者再，夫人問之，答曰：『適所批者，歲終大辟奏也，一下筆，死生決矣。是以慘阻不忍下也。』

胡鏡水先生曾祖、祖皆為清白吏，家貧，不能舉火。少時入鄉塾，多枵腹。恐人笑之，高聲誦讀，反異群兒。時人呼之『胡虷蟟』。

周寧宇先生裡居恬退，意甚簡樸，入其庭，闃若無人，除讀書外，不見一人，亦不與一事。縉紳有公事傳單至者，先生書其名下曰：『若有不與者，則願在不與之列。』

山東許道光為學士，母喪家居。一日族叔負米囊置於路，見學士曰：『汝為我負之。』公欣然肩負隨行，送至其家而去。

胡少保總制浙直，威權甚重。家僮過淳安，知縣海瑞略不為意，家僮訴總制，總制竟無讓。一日語藩臬曰：『昨聞海令為母壽，市肉二觔矣。』蓋異之也。

海忠介在獄，會世廟賓天，提牢主事設盛饌款之。忠介飽啖飲酒逾常度，主事曰：『先生有所聞乎？何歡之甚也。』忠介曰：『欲作飽鬼耳。』蓋故事明日赴西市，前一夕必與酒飯一次，故忠介自分必死。主事曰：『非也。』附耳曰：『宮車宴駕，先生旦夕出此，且大用矣。』忠介問曰：『果否？』曰：『果矣。』即大慟投體，餚酒盡嘔出，狼藉滿地。絕而復甦，扶歸禁處，終夜哭不輟聲。於此見忠介骨鯁批鱗，罔非忠愛。

海剛峰卒於官，同鄉蘇戶部簡點其官囊，破簏中存俸金八兩，葛布一端，舊衣數襲而已。王弇州評之曰：『不怕死，不愛錢，不立黨。只此九字，為我明一人。』

徐存齋督學浙中，年未三十。一士子用『顏苦孔之卓』，置四等，批曰：『杜譔。』發落日，士子領責，執卷請曰：『宗師見教誠當，但「顏苦孔卓」實出《揚子法言》，非杜譔也。』存齋起立曰：『本道僥幸太蚤，未嘗學問，承教多矣。』拔置一等。

周文襄忱閱一死獄，欲活之無路，形於慺嘆。使吏抱成案讀之，至數萬言，背手立聽，至一處，忽點首曰：『幸有此，可生矣！』遂出此人。

蕭山方伯王三纔，為某省提學，別太夫人之任，太夫人曰：『汝父在日，凡遇考試，慮考劣等，寢食為之不寧。汝今作提學，須記吾言，不可多發劣等。』後三纔考試，六等極少，而四、五不過數人。

太司空墨池王公精於佛理，登第後即斷葷血，絕嗜欲，後竟不食鹽醋，服淡二十餘年。其夫人師事之，朝夕晤對，執弟子禮甚謹。

陳玄宴先生為餘諸叔蒙師。萬曆癸卯，大父延至邸館，於司馬郎署應順天鄉試。揭榜日，先生中式，於小寓聞報後，仍至館中課業如故。大父意其落第不敢問，少頃，見小錄，趨賀先生，先生謝曰：『誠得僥幸附名。』神色不動。

陶蘭亭公住陶堰，城中造新宅。其尊人念齋公卒於京邸，旅櫬歸，公扶櫬入城，迎入新宅。凡廚湢、廄庫無不遍歷，至一處，必向櫬告曰：『此地作某事用。』纖悉告之。仍供中堂三年，然後出殯。

胡冏卿璞完先生，性極長厚。元旦出拜年，乘小舟過水岡，婦人潑水適中公舟，袍幘皆濕。從人與哄，公曰：『新春元旦，人家都要吉利，一與角口，則舉族驚惶，萬萬不可。』遂敕反棹歸家，易衣再出。

徐參政檀燕，通籍三十年，家業不逾中人。族人兩縉紳爭尺寸地，治兵相殺，訟累歲不已。檀燕出橐中貲，各與百五十金，爭乃罷，有古人『毀璧止鬥』之風。罷官歸，惟耽於詩酒，常夢中得句曰：『風清鳥定泉鳴枕，夜靜僧歸月滿床。』其襟期之曠達如此。

陶庵曰：古之博識有二，有從學問得者，有不從學問得者。沈寔畢方駒牙巫雀，是從學問得者也；俞兒貳負龍鮓鳧毛，是不從學問得者也。徑而趨之與迂其道而至者，其所至則一。孔子辨萍實而歸之楚謠，辨肅慎之矢而歸之世史。蓋不欲以生知廢學問也。集學問第二。

楊用修在翰林，武宗閱《文獻通考》，天文星名有註『張內閣』，取《秘書通考》又作註『張中使』，下問欽天監及翰林各官，皆莫能對，用修曰：『註，張柳星也』，歷引《周禮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以復。

楊用修淹博群書。『湖廣土官水盡潦通塔平長官司進貢』，同官疑為三地名，於『長官司』上添一『三』字。用修曰：『此六字地名也。取《大明官制》證之。

高皇帝微行，見虹蜺，口佔二語：『誰將紅綠線兩條，連雲和雨系天腰。』難續下韻，政費吟哦，一士問故，戲續云：『應是晚來鑾駕出，萬里長空架玉橋。』帝甚喜之，使為某處布政。

楊椒山學樂於韓尚書，尚書欲制十二律之管，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。椒山退而沈思，廢寢食者三日，夢大舜坐殿上，授椒山以金鐘曰：『此黃鍾也。』醒而汗，恍若有悟，起篝燈促役製管，至明而成者六。已而十二管成，尚書嘆異之，曰：『昔餘輯《誌樂》成，而九鶴飛舞於庭，其應乃在子矣。』

北平宮闕成，文皇帝命解縉書門帖。縉構思甚苦，偶見小書『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壯帝居』，即書以進。上大喜，賜賚甚厚。

成祖巡北，有白鵲之瑞。仁宗監國，例有賀表，命贊善某譔稿，以示楊士奇。楊曰不著題，因改兩聯，一云：『望金門而送喜，馴彤陛以有儀。』又云：『與鳳同類，蹌蹌於帝舜之廷；如玉其輝，皜皜在文王之圃。』仁宗喜曰：『此方是帝王家白鵲氣象。』

文皇帝中秋夜宴，月為雲掩，召解縉賦詩，縉口佔《風落梅》一闋，其詞云：『嫦娥面，今夜圓。下雲簾，不著臣見。拚今宵倚欄不去眠，看誰過，廣寒殿。』上覽之歡甚，為停杯以待。夜午，月復明，上大笑曰：『解縉真才子奪天手也。』命宮人賜以卮酒，盡歡而罷。時人比之李白《清平調》。

成祖一貴妃死，致祭，召學士解縉讀祭版。讀時止白紙一張，內書四『一』字。縉即讀曰：『巫山一片雲，峨嶺一堆雪，上苑一樹花，長安一輪月。雲散，雪消，花殘，月缺，嗚呼哀哉，尚饗！』上悅。

孫賁為藍玉題畫，太祖見其畫，命殺之。臨刑，賁賦詩曰：『鼉鼓三聲急，西山日又斜。黃泉無客店，今夜宿誰家？』上問監殺指揮：『孫賁死時有何話？』指揮以此詩對。上曰：『有此好詩，而汝不奏聞何也？』竟殺指揮。

正德間有妓女，失其名，於客所分詠，以骰子為題，有句曰『一片寒微骨，翻成面面心。

自從遭點汙，拋擲到如今。』座客驚嘆。

徐文長《闕篇》成，自序用『怯裡赤馬』。先大父尚幼，私語人曰：『徐先生那得誤「怯裡馬赤」作「怯裡赤馬」邪？』其人往告，文長曰：『幾被後生覷破。』

陳松，六合人，客遊順德，止郵捨，題詩牆間，有『山色三分猶白晝，鐘聲十里已黃昏』之句。亭長猝辟客曰：『太守來！』松蹌踉走。太守至，讀牆間詩，訐亭長故，曰：『奈何逐詩人！』傍之，亟物色松，松去已遠。太守，李於鱗也。

柳小虞澱家有屏畫《石崇金谷園》圖，二女鬟私語。小虞題其上：『何事雙鬟口語殷，明朝賓客集如雲，行酒徵歌都不恨，座上怕有王將軍。』文長常稱之。

方正學過嘉禾，見朱買臣棄妻之墓，曰：『羞墓。』作詩詠之：『青草塘邊土一丘，千年埋骨不埋羞。丁寧囑付人間婦，自古糟糠合到頭。』

陸詩伯詠《雪下枇杷樹》詩：『一株枇杷樹，兩個大丫叉。』後韻未成，吳匏庵續之曰：『未結黃金果，先開白玉花。』陸搖首曰：『脂粉氣。』

錢鶴灘應童子試，作『非帷裳必殺之』而忘其註。破題曰：『服非常之服，刑非常之刑。』書旨皆謬，而文字與古，文宗杖而取之。

於忠肅少時賦石灰詩，有云：『千槌萬鑿出深山，烈火叢中煉幾番。粉骨碎身都不顧，只留清白在人間。』遂成詩讖。

錢鶴灘歸田，有言江都妓美，即訪之，既至，已嫁鹽賈。公往叩求見，賈令妓出見之，衣裳縞素，出白綾帕請留詩句。公即書曰：『淡羅衫子淡羅裙，淡掃蛾眉淡點脣。可惜一身都是淡，如何嫁了賣鹽人。』

郭定襄送嶽正詩曰：『青海四年羈旅客，白頭雙淚倚門親。莫道得歸心便了，天涯多少未歸人。』又曰：『甘州城南河水流，甘州城北胡雲愁。玉關人老貂裘敝，苦憶生平馬少遊。』李西涯稱其詩為國朝武臣之冠。

張江陵奪情，編修吳中行、簡討趙用賢疏上，江陵大怒，即日受杖，驅出國門，同官不

敢候見。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，鐫玉杯一，曰『班班者何卞生淚，英英著何蘭生氣，追之琢之永成器』，以贈中行。鐫犀杯一，曰『文犀一角，其理沈黝。不惜剖心，寧辭碎首？黃流在中，為君子壽』，以贈用賢。

徐文長遊五泄，寺有石鼓，令門人王海牧刻字其上，曰：『銀河墮流，觀者忘休。深林無人，杳不可留。』

馬湘蘭有畫蘭扇一柄，前有九妓題詠。徐文長跋其後曰：『南國才人不下千百，能詩文者九人而已。纔難，不其然乎！』

越僧某索畫於沈石田，寄一絕云：『寄將一幅剡溪藤，江上青山畫幾層。筆到斷崖泉落處，石邊添個看雲僧。』石田欣然畫其意答之。

徐文長一端石研，曾攜入獄中者，銘曰：『演易治書，汝則從予；白水蒼山，我寧不汝俱。譬諸小白毋忘帶鉤，管仲毋忘檻車。』

徐文長銘其所用羅盤曰：『閂霄縣北，姬旦指南。道者妙用，在股掌間。』

徐文長一石磬，銘曰：『客話餘，煮茗罷，三二聲，秋月下。』

徐文長《竹臂閣銘》曰：『閣臂以書，停毫摹想，是故刻王氏父子於上。』

徐文長《鼉磯研銘》曰：『箕翕舌，飲河水。閂何之？化七豕。隕而為石兮，歸野史。』

徐文長衣袖二銘，一曰：『語則舉，默則止。小人軒軒，君子幾幾。』一曰：『有口而不語，爾取；有口而不啜，爾節。』

徐文長《四仙圖贊》：鐵拐李，曰：『色聲不全，為非法器。此虛言耳，神光斷臂。』鍾離權，曰：『是宜上昇，為神仙祖。無罣礙心，是活子午。』呂巖，曰：『遍遊人間，翁常見人。人不見翁，索翁以形。』張果老，曰：『當其騎驢，不免尋覓。今其下驢，欲覓何物？』

徐文長《端石研銘》曰：『頷則燕而虎為頭，眶則螭而鸜鵒為之眸。彼飛而食肉，此飛

而飲於流，墨卿耳，何足以侯？』

徐文長《鼉磯研銘》曰：『稠隃麋，一何捷，敗穎兔，猛於獵。馬善走，必蹄嚙。纔難哉！』又曰：『拔中山，吾女訝。猶勝彼攻即墨者，終歲而不能下。』

先大父遊雁宕，拾寒溪石子為研，作銘曰：『與女識，溪之側。人喚女，是寒山。我喚女，是拾得。』

李崆峒作詩，一句不工，即棄去不錄，何大復深惜之。李曰：『自家物終久還來。』

松江唐士雅雙目失明，聽書數千卷。陶庵遇之蕪湖，陶庵適著《義烈傳》，以目錄讀與聽，恐有未備，乞士雅查之。士雅閉門七日，喃喃點念，雲已查編二十一史，某代尚有某某，呼書記一一寫出，補入二百餘人。

先大父攜聲伎往遊曹山，陶石梁作《山君檄》討之，有曰『爾以絲竹穢我山靈』。大父作《曹山判》曰：『誰雲鬼刻神鏤，竟是殘山剩水。』陶司成見之，謂石梁曰：『文人也，可犯其鋒？不若自認。』乃磨崖鐫此四字。

胡少保燕將士爛柯山，酒酣樂作，命沈嘉則作鐃歌，嘉則援筆立就，有云：『銜枚疾走五千兵，密受將軍號令明。狹巷短兵相接處，殺人如草不聞聲。』胡起，捋沈須曰：『何物沈郎，雄快若是！』

姑蘇李氏女善詩，偶拾半錢，詠曰：『半輪殘月掩塵埃，依希猶見開元字。想見清光未破時，買盡人間不平事。』

吳徹為陳友諒賓師，間行覘我，有縛以獻者。高帝素聞徹名，解其縛，使題《天閑百馬圖》。徹應上詩曰：『問渠何日渡江來，百騎如雲晝鼓催。九十九中皆汗血，當頭一個是龍媒。』高帝奇之。度其不為我用，乃刺『詭譎秀才』於面，遣之還。

嘉靖中，倭亂昆山，夏生為倭所獲，自稱能詩。倭將以竹輿乘之，令從行，日與唱和，竟免禍。久之乞歸，厚贈而返。夏稱倭將亦能詩，其詠《丈菊》有云：『五尺攔乾遮不盡，還留一半與人看。』

舊院妓馬湘蘭有詩云：『自君之出矣，不共舉瓊卮；酒是消愁物，能消幾個時？』王稚登稱之曰：『即唐之魚玄機、李季蘭，何遂能過！』

《水滸傳》形容汴京燈景云：『樓臺上下火照火，車馬往來人看人。』只此十四字，古今燈詩燈賦，千言萬語，刻畫不到。

孝宗禦經筵，問講官曰：『吳融何以字若川？』講官不能對。有中書某對曰：『臣聞天地之氣融而為水，結而為山。臣意「若川」之字吳融，其猶「次山」之字元結。』孝宗大喜，命改授翰林。

嘉靖中，胡梅林總制浙閩。文場揭榜，中式舉人七十七名，總制命徐文長人送一對。詞彩穎發，妙不可言，而更妙於貼合名次，一字不可改移。

徐文長《白鹿表》名世，其中警句『奇毛灑雪，島中銀河爭輝；妙體摶冰，天上瑤星應瑞』，語只平平耳，不若其《代進白靈龜靈芝表》有云：『�doing然素雪，應堪蓮葉之巢；［龜千歲則巢蓮葉之上］復以青雲，正合蓍莖之守。』此聯工確，匪夷所思。

古人墓銘愈簡愈妙。孔子銘季劄云：『嗚呼，有吳延陵季子之墓。』傅奕自銘曰：『傅奕，青山白雲人也，以醉死。』二語名世，何必長篇纍牘然後不朽。

桑悅補博士弟子。部使者按水利下邑，悅前謁之，書刺『江南才人桑悅』，使者大駭。已偵知悅名，延之校書，預刊落以試悅。悅校至不屬，即執筆請書『下誤』。使者大悅。

嵩山僧贈眉公木癭爐，眉公銘之曰：『形固可使為槁木乎？心固可使為死灰乎？惟我與爾有是乎！』

王弇州曾集詞人賦綠牡丹，連篇纍牘，具未極其風韻。一人忽投一絕曰：『雨後捲簾看霽色，卻疑苔影上花來。』眾各自失。

陶庵曰：司馬溫公破甕救兒，在童稚時已具有救時宰相手段。蓋事在倉卒，出死入生止有此著，即使宿學老謀籌劃終日，無以易此。昔人理亂絲，取刀斷之曰：亂者須斬！此不過一時苟且應急之言，問其頭緒，則未之有得也。古人處事，如入荊棘叢中，掉臂能出，則非具大經濟者不能也。集經濟第三。

王新建平宸濠，武宗下詔親征，人情洶洶。二中貴先至浙，新建張燕於鎮海樓，酒半，屏人去梯，出二篋示之，皆中貴交通逆藩之書也，罄篋與之。中貴感激，從中維護之。新建得以免禍。

王陽明既禽逆濠，囚於浙省。武宗南征，駐蹕留都，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，俟御駕親獲。差二中貴至浙諭旨，陽明責中官具領狀，中官畏怯，事遂寢。

武宗南巡還，當彌留之際，楊介夫已定計擒江彬。慮其邊兵數千人，倉卒為變，因謀之王晉溪。晉溪曰：『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，至南通頒賞。』於是邊兵盡，而彬遂就擒。

黔國公沐朝弼犯法當逮，朝議皆難之。謂朝弼紀綱之卒且萬人，不易逮，逮恐生變。張江陵擢用其子，而馳單使縛之，卒不敢動。既至，請貸其死，而錮之南京。

羅通以御史按蜀，蜀王富甲諸國，出入僭用乘輿、鹵簿，通欲檢制之。一日王過御史臺，公突使人收王所僭用鹵簿，蜀王氣阻。藩臬俱來見，問狀，且曰：『報聞王罪且不測，奈何？』通曰：『誠然，公等試思之。』詰旦復來，通曰：『易耳，宜密語王，但言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，今復還之矣。』玄元皇帝，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。從之，事乃得解。王亦自斂。

梅衡湘總制三邊，鹵獻鐵數鎰，云：『此沙漠新產也。』公受之曰：『此冀我弛鐵禁耳。』乃以其鐵鑄一劍，鐫云：『某年月某王贈鐵。』因告諸邊：『鹵中已產鐵矣，不必市釜。』後鹵以缺釜來請，公曰：『汝國產鐵，可自冶也。』鹵使嘩言無有，公乃出劍示之。鹵使叩頭伏罪，不敢欺公一言。

張佳胤令滑，巨盜任敬、高章詐傳密旨，挾匕首以千金劫張，張曰：『庫藏空虛，我將貸諸豪右。』乃手書十人名，令人持百金來。十人素善捕盜者，須臾，人捧二十金以進。公佯怒曰：『賦汝百金，胡二十也？』取法馬兌之，良久，賊少懈。一人前，忽躍而就之，刺一人，餘皆就縛。

祁門胡興為趙王長史。漢庶人將反，密使至，趙王大驚，將執奏之。興曰：『彼舉事有日矣，何暇奏乎？萬一事泄，是趣之叛。』一日盡殲之。漢平，趙王讓還護衛，宣宗聞斬使事，曰：『吾叔非二心者。』趙遂得免。

喬白巖為應天府尹，武宗南巡，江彬所領邊兵皆跋扈驕橫，白巖命於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便捷者百人，每日與彬相期至教場比試。南人輕捷，北人麄坌，方欲交手，或撞其脅，或觸其腰，皆倒地僵臥。江氣大阻喪，而異謀亦寢。

黃淮為相，阿魯臺遣使納款，請並女直、吐番聽其約束。廷臣多許之，獨淮曰：『此鹵奸謀。使各為心，則易制；並之，難圖矣。』文皇曰：『黃淮如立高岡，無遠不見。』遂不許。

康陵好佛，自稱『大慶法王』。外廷聞之，無徵以諫。俄內傳番僧請腴田千畝，為大慶法王下院，乃書『大慶法王』，與聖旨並傳。尚書珪佯不知，執奏：『孰為大慶法王者，敢與至尊並書？褻天子，壞祖宗法，大不敬。』上弗問，寺田竟止。

法司奏：『石亨等既誅，其黨冒奪門功，陞官者數千人，俱合查究。』上召李賢曰：『此事恐驚動人心。』賢曰：『朝廷許令自首免罪，事方妥。』於是，有功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。

王威寧出軍安陸。一日大雪，方坐地爐，使諸妓抱琵琶，捧觴侍。一千戶詗鹵還，即召入，與談鹵事，甚悉，大喜曰：『寒矣。』手金卮飲之。復談，則益喜，命弦琵琶侑酒，並金卮予之。又談，則又喜，指妓中最麗者賜之。自是千戶所至，輒效死力。

莊浪士帥魯麟為甘肅副將，求大將不得，恃其部落強，徑歸莊浪，以子幼請告。有欲予之大將印者，有欲召還京師予之散地者。劉忠宣曰：『彼虐用其眾，無能為也，然未有罪。今予之印，非法；召之不至，損威。』乃為疏，獎其先世之忠而聽其就閑，麟卒鞅鞅而死。

汪青湖知泗州，武宗南巡，報駕且至，州邑傍徨，民皆逃匿，公獨凝然不動，曰：『駕來未的，科派肆擾，費集而駕至則善，倘費集而駕不果至，將奈何？』時中使絡繹道路，恣為求索。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，呼聲震地。中使阻喪。公麾使人牽舟速行，頃刻百里，遂出泗境。後有至者斂戢不敢肆，而公復禮遇之，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。

盧次楩為邑宰陷死罪，以其家富，無敢白者。陸莊簡繼令濬，欲出之，告臺使者，使者曰：『此人富有聲。』陸曰：『但當問其枉不枉，不當問其富不富。果不枉，夷齊無生

理；果枉，陶朱無死法。』使者曰：『其原案若何？』陸曰：『原案謂柟之僱工人，因病轉僱某應役，後代役者向柟索工錢，柟遂毆之死，法應抵。據職勘之，某若系轉僱應役，自當從僱彼者索錢。今乃向柟索錢，則為柟之僱工人無疑矣，當從民家毆死僱工入律坐徒。』柟竟免死。

周文襄忱所臥榻韜燈留筆簡，籌度有得，輒起註之，雖氣候亦有報偵。一糧長有所侵匿，以江風解，忱曰：『江是日無風，何得失船？』糧長駭服。久之，乃知令金焦山僧日報晴雨風濤。其詳確若此。

己巳之變，朝議燒通州倉，適周忱在京議事，曰：『通州去京四十餘里耳，又有數百萬糧，此可給京軍一歲餉，令自往取。何至付灰燼，而曰無資盜糧耶？』京軍一時騰飽。

於忠肅超拜兵部侍郎，兼治河南、山西。忠肅命郡邑歲饒則多出官鏹，糴民粟歸庾；儉則吐庾粟，減直以糴。公私得相贍，而於下尤利。齊、秦民飢，徙入河南者，忠肅全邑各給田，與之牛、種，而以次責其稅，毋令與土著淆。流民不致失所。

於少保為本兵。鹵將入室，議者請燒通州倉，以絕鹵望。少保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，令其往取。於是肩負者踵接，不數日京師頓實，而通州倉為之一空。

銅梁張肖甫戡浙江兵變，未入境，而民變復作。公抵臺治事，亂民嘯聚益眾，公曰：『吾奉命戢悍兵，宜自悍民始。』乃召伍長撫之曰：『前幕府誠誤，用汝死力而不汝飽，汝寧無怏怏？』眾唯唯。則又曰：『市無賴於亂成矣，彼無他勞，非汝曹例。汝能吾討捕之，吾且以汝功摺罪。』眾踴躍聽命，頃刻縛亂民百五十餘人，斬其渠，餘悉釋去矣。俟明年春汛，發兵哨海，復殲其亂首二魁。二變俱靖。

許逵令樂陵，流賊猖獗，逵預築城浚隍，貧富均役，逾月而成。又使民各築牆，高過屋檐，仍開牆竇如圭，僅可容一人。家令一壯丁執刀俟於竇內，其餘人皆入隊伍。令曰：『守吾號令，視吾旗鼓，違者從軍法。』設伏巷中，洞開城門。未幾，賊果至，火無所施，兵無所加，旗舉伏發，盡擒斬之。

永樂間，降鹵多安置河南東昌等處，生養蕃息，驕悍不馴。方也先入寇，皆乘機騷動，幾至變亂。至是，發兵征湖、貴及廣東西諸寇盜。於忠肅奏遣其有名號者，厚與賞犒，隨軍征進。事平，遂奏於彼，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。

王文成既平宸濠，武宗親征，北軍至江西，恣肆。文成傳諭百姓：『北軍離家苦楚，居民當敦主客之禮。』每出，遇有死喪疾病者，必停車問勞，厚恤之，北軍感服。會冬至節近，預令城市舉奠。時新經濠亂，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絕，北軍無不思家，泣下求歸。

劉忠宣出理邊餉。或曰北邊糧草，半屬中貴人子弟抱攬，公剛，不免取禍。忠宣曰：『處事以理不以勢矣，至彼圖之。』既至，召邊上父老，日夕講究，遂得其要領，揭之通衢云：『某倉缺糧若干石，每日給官價若干，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，但願輸者，米自十石以上，草自百束以上，俱準告，雖中貴子弟亦不禁。』不兩月，倉場充牣。蓋往時糧必百石、草必千束方準告，故中貴子弟得以抱攬。此法立，民間一有糧草，自得告輸，故倉場立足。

陳霽巖知開州，大水，賑飢府下。有司議：『極貧者谷石，次貧者五斗。』放賑時編號執旗，魚貫而進。公坐倉門點名，視其衣貌極老而貧者暗記之。次年，上司行牒再賑極貧者。吏胥稟出示另報，公曰：『不必也。』第出點名簿暗記極貧者，喚領。鄉民以為神明。

趙豫，松江太守，侍郎周文襄有所經劃，必與之商榷。公每見訟者非急事，則諭之曰：『明日來。』人始皆笑之，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，經宿氣平，或眾為譬解，因而息者多矣。

何良俊曰：『今之撫按，有第一美政所當急行者：要將各項下贓罰銀，督令各府縣書數糴谷；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，許其以谷贖罪。大率上縣每年積穀一萬，下縣五千，兩直隸下有縣一百，則每年有谷七十餘萬，積至三年，即有二百餘萬矣。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，則聽於無災州縣通融借貸，俟來年豐熟補還，則凶荒不能為害矣。』

梅衡湘為固安令，有中貴乞為徵負。公設飲，召負者前，訶之。負者訴以貧，公叱曰：『貴人債何債，而敢以貧辭乎！今日必償，徐之，死杖下矣！』負者泣而去，中貴色動，公覺之，乃復呼前曰：『吾故知汝貧，然無可奈何。亟鬻而子女與爾妻孥，速持錢來。雖然，吾為汝父母，何忍使爾骨肉驟離。姑寬汝一日夜，歸與妻子訣，此生不復得相見矣！』負者聞言愈泣，中貴亦泣，辭不願徵，為之破券。

周新為浙江觀察使，常巡歷屬縣。微服，觸縣官，收繫獄中，與囚語，遂知一縣疾苦。

明日往迓，觀察乃出自獄中。縣官慚懼，皆解綬去。由是諸郡縣聞風莫不謹飭。

楊文襄與張永既平安化亂，永復命，文襄於袖中出二疏：一言平寘鐇，一請誅劉瑾，永駭之。楊徐言曰：『公班師入，見上，先進寧夏疏，上必就公問，公詭言請屏人語，乃進內變疏。』永曰：『不濟奈何？』楊曰：『他人言，濟不濟未可知，公言必濟。顧言時須有節次，萬一不從公，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，沒其兵器，勸上登城驗之：「若無反狀，殺奴餵狗！」又頓首哭泣，上收瑾必矣。』一如公策，瑾果獲誅。

王璋，河南人，永樂中為右都御史。時有告周府反者，上欲及其未發討之，問璋，璋曰：『事未有跡，討之無名。』上曰：『俟發則遲矣。』璋曰：『臣請往，可不煩兵。』上曰：『用眾幾何？』曰：『臣一人足矣。然須奉敕，以臣巡撫其地乃可。』遂命草敕，即日行。到任，直造周府。王驚愕，問璋來意，璋曰：『人有告王謀反，朝廷已命邱大帥提兵十萬將至。臣以王事尚無跡，故來先諭。』王舉家環跪，哭不已。璋曰：『哭亦何益，願求所以釋上疑者。』曰：『唯公命之。』璋曰：『能以三護衛獻，則無事矣。』王從之。璋出示曰：『護衛軍三日不從者，斬。』不數日而散。

周襄敏撫宣大。總督侍郎以苛刻失眾心，請糧不從，眾遂大哄，圍帥府。公時以病告，諸屬告急，公曰：『吾在也，毋恐。』即便服坐院門，召諸把總，佯罵曰：『是屬輩刻削之過，不然，諸軍士豈不自愛而至此？』欲痛撻之。軍士聞公不罪己，氣已平，乃跪而前，為諸把總請曰：『非把總罪，乃總制貪則不恤眾耳！』公從容為陳利害，眾歡曰：『公生我。』遂散去。

撫州飢，黃震奉命往救荒，但期會富民耆老以某日至。至則大書『閉糴者籍，強糴者斬』八字揭於市，米價遂平。

徐杲者，世宗時木匠，由營繕所丞歷官至工部尚書。當乾清宮災，欲除瓦礫，徐云：『基址愈高愈好，可無去。』從之，省工費若干。階檐石乃白玉石，長闊堅厚，皆難其選，應易之。徐以火止及其一面，其三面並好，可翻轉用，省采取扛運工費若干。

陸兵道景鄴蒞黔中，制府檄點諸營軍。點兵多冒濫，遇點則倩人代之，每什不過二三人，稍急之，則脫巾而噪。景鄴初至，即請查七軍，令各魚貫集貢院，身坐大門，禁闌入者。時各兵已點者思出外更番應點，至是術窮。第七軍高拱北，號兵四百名，應點者止五人，遂立斬高拱北。先後汰兵萬人，而兵不敢嘩。

黔督撫檄各衛指揮糴米，既隔歲，復令變價。米既積日多耗，而變價無貿者。鎮遠指揮走告監軍道陸景鄴，景鄴曰：『是不難，命所部先期支餉兩月。各負擔自攜，以省轉輸。』既先期，又食佳米，眾爭往，數日而畢。即以餉銀補償，衛人感泣。

魏忠賢逮周順昌，蘇民激變，立糜旗校五、六人。巡撫毛一鷺束手無措，但抱聖旨牌擠入人叢中，冠帶盡裂。太守寇慎帶牙役直入旂校臥房，搜出白金三千八百兩，令人舁至府治，對眾大言曰：『官旂索詐，贓物具在，明日可據以進本。官旂之頭底在此，諸百姓勿得過於張皇，致誤大事。』眾心稍安，隨即散去。

登子母董太君捐米七百石，賑飢越中。故套：凡賑米之家，強者攫之去，婦女老弱都無顆粒。陶庵刻一票，令裡總報定各坊飢戶，躬至其家看驗。上貧者給米票若干，次貧者遞減。分城中為十區，日查一區，次日賫票領米，十日俱遍，其賑米粒粒皆果飢民之腹。

燕客弟以殺人激變，嘯聚萬餘人，攻其內宅，門凡破，眾將舉火以焚其廬。陶庵出募壯士二百餘人入護，諸人曰：『勢大，難與鬥。』陶庵曰：『不要爾鬥，仍要爾攻。』諸人不解，陶庵曰：『爾眾人躋入將破之處，第言：「爾輩何怯，讓我輩生力向前！」聲張其勢，下手稍緩。俟日晡時，聲言今日晚矣，玉石難辨，俟明蚤攻進未晚也。』一招徑行，餘人皆散。

周文襄巡撫江南日，巨璫王振當權，慮其撓己也。時振初作居第，公預令人度其齋，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，不失尺寸。振益喜，凡公上利便事，振悉從中贊之。江南至今賴焉。

文皇帝御奉天門錄囚，既多矜宥，尚慮有枉者，召錦衣衛等官，諭曰：『囚皆久於獄，而初至朕前。久於獄，雖枉不求辯；初至朕前，則不敢言。爾等更從容察之，果尚有冤，即來白。』

洪武時，戶部奏蘇州連逋三十萬，請論守臣罪。上曰：『積逋不償，民困可知。若逮其官，必責於民，民重困矣。』並所逋赦之。

永樂時，皇太子過鄒縣，見民間竈釜不治，衣皆百結，嘆曰：『民隱不上聞若此乎！』時布政石執中來迎，太子責之曰：『為民牧，而視民窮若此，亦動念否？速往督郡縣，取勘飢民口數，發官粟賑之。毋懼擅發，予當自奏也。』至京，即奏之。上曰：『昔範

純仁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，況百姓吾赤子乎！』

洪熙元年，上聞淮、徐、山東民多乏食，召楊士奇等草詔免夏稅。士奇曰：『可令戶、工二部與聞。』上曰：『救民之窮，當如救焚拯溺。有司慮國用不足，必持不決之意，卿等姑勿言，速遣使賫行。』左右言：『地方千餘里，宜有分別。』上曰：『恤民寧過厚，為天下主，可與民尺寸較量耶？』

嘉靖八年，陝西僉事齊之鸞言：『臣由舒霍逾汝寧及經潼關，目擊禾穗無遺，流民載道，偶有居民刈獲，喜而問之，答曰：「蓬也，有綿、刺兩種，乾可為面，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！」臣見有食者，取而啖之，螫口澀腹，嘔逆移日。小民困苦，可勝道者！謹將蓬子封題賫獻，乞頒臣工使知民瘼。』詔命設法賑之。

武宗南巡，駕至淮安，太守薛贇拆去沿河民房，以便扯船，纖取絹帛為之。及過揚州，太守蔣瑤曰：『沿河非臨幸之地，扯船自有河岸，何必拆毀民居？如有罪，太守自當之。』又江彬傳旨，命揚州報大戶，蔣曰：『揚州四大戶：一兩淮鹽運司，一揚州府，一鈔關，一江都縣。百姓窮，別無大戶。』彬又傳旨選繡女，蔣曰：『揚州止三個繡女。』江問何在，蔣曰：『民間並無，止知府親生三女，必欲選時，可以備數。』江語塞，事遂寢。

天順中，朝廷好寶玩，命中貴查西洋水程故牒。時劉大夏為郎，先撿匿之。尚書項襄毅公詰曰：『署中牒，焉得失？』劉在傍微笑曰：『昔下西洋，費錢穀數十萬，軍民死者以萬計。此一時弊政，牒即存，當立毀之，猶追究其有無耶？』項再揖謝曰：『公達國體，此位不久屬公矣。』

汪待舉知處州，民有爭訟，呼之使前，面定曲直，不以屬吏。百姓頌曰：『官舍卻如僧舍靜，吏人渾似野人閑。』

陶庵曰：視燕圖者言燕，而燕不核也；及至燕，而始能言燕。則空言之無當於實見也。盲者摸象，得象耳者曰象如箕，得象鼻者曰象如杵。一盲者雖無象見，其胸中猶有箕與杵見也。與其摸象而終不得象，孰若摸象之耳鼻而猶知箕與杵之象？蓋象者假象，而箕與杵者真見也。有真見，則雖存其言可也。集言語第四。

郁離子曰：『堯舜之於民，猶以漆摶沙；三代之於民，猶以膠摶沙；霸者之於民，猶以

水摶沙；後世之於民，猶以手摶沙。』

太祖郊天，祝文有『予』『我』字，上怒，將罪作者。桂良彥進曰：『湯祀天曰「予小予履」，武祭文曰「我將我向」，儒生泥古不通，煩上譴訶。』眾得釋。

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，嘉嘆其家法，厚賜遣還。高後曰：『聞鄭氏千餘人，老幼一心，為所欲為，何事不可，宜設法防之。』太祖又復召問：『汝家十世同居，何以得此？』濟對曰：『只是不聽婦人言耳。』太祖大笑，許即歸裡。

元幼主死，太祖命作文以祭，多不稱旨。海虞錢甦草一通以獻，中有云『爾失天下，乃夷狄之所本無；我得天下，乃中華之所固有。』太祖大喜。

德王奏請其母妃之國，詞甚哀切，閣下不能難。尹直曰：『臣能折之。』乃為詞云：『爾母即我母，我養即爾養，以一國養，不若朕以天下養也。』德王遂服。

太祖召宋濂，問廷臣臧否，第言善者。復問否者為誰，對曰：『其善者，與臣交，故知之也。若不善者，縱有之，臣不知也。』卒無所毀。

會稽宣溫，洪武中被召，上詢以治道，溫條對甚悉。上因問曰：『漢高祖殺功臣，光武全功臣，優劣何如？』對曰：『高祖殺功臣，功臣自殺；光武全功臣，功臣自全。』上悅其言，授四川右參政。

戶部尚書滕德懋，坐盜用軍糧腰斬。太祖使使覘其妻，妻方績麻於邸，使者告曰：『若夫盜糧十萬，犯辟死矣。』妻曰：『是宜死。盜國家如許糧，不以升合歸贍老妾，其及固宜。』以其妻言，末減。

陶石梁曰：『世間極閑適事，如臨泛遊覽，飲酒奕棋，皆須覓伴尋對；惟讀書一事，止須一人，可以竟日，可以窮年。環堵之中而觀覽四海，千載之下而覿面古人，天下之樂，無過於此。而世人不知，殊可惜也。』

陶石梁翻司馬君實語曰：『積金以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敗；積書以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賣；積德以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耐。』與君實三言，尤較深刻。

先大父雨若翁令清江，行取去，繼之者日於公座上打綿線。上司知之，與諸縣令語曰：『人品不同如此：前清江在此，築城浚隍，無有寧日；而新清江日扯綿線。』宜春令向上一揖，曰：『此之謂一為繭絲，一為保障。』

萬士亨、士和舉進士，其父古齋公每致書曰：『願若輩為好人，不願若輩為好官。』

徐奇以廣東布政入覲，載藤簟、蠟丸以饋廷臣，邏者獲其單目以進。上視之，無楊士奇名，召問之，士奇曰：『奇自給事中受命赴廣，眾皆作詩贈行，故有此饋。』上曰：『獨不及卿，何也？』士奇曰：『臣時有病，無所作，不然亦不免。今單雖具，受否未可知，且物甚微，可無問也。』上意解，令毀其單。

虞德園問蓮池大師曰：『俗言買東西，不言買南北，何也？』師即應聲曰：『南方主火，北方主水，水火家傢具足，故不必買。東方主木，西方主金，金木人人所無，寧得不買？』

張洪陽曰：『我無心，而人疑之，於我何與？我無是事而人誣之，於我何慚？縱火燒空，何處著熱？風波泡湧，虛舟自閑。』

繆當時曰：『疲精瘁神以騖朝市，如蝸牛昇壁，涎枯而不知止。斂聰收明以慎屋漏，如虯龍藏淵，犗投而不能動。故善學者愛其身，以為萬物之主；不善學者輕其身，以為萬物之役。』

高景逸曰：『丈夫坎壈在一世，精神在千古。今人為後名，此何足道？直是一點靈光可對天地，即與天地俱無盡也。吾輩保此無價之珍而已。』

趙夢白曰：『知天地神人頃刻不離，自然常存敬畏。知祖宗父子榮辱相關，自然愛惜身名。』

洪武時，一上捨任左都御史，群僚忽之，約二三新差巡按者請教，左都厲聲曰：『出去不可使人怕，回來不可使人笑。』群屬凜然。

白昂成進士，候鄉先達胡忠安公問處世之要，胡曰：『多栽桃李，少種荊棘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無為曰道，無欲曰德，無近於鄙俗曰文，無入於幽暗曰章，是謂道德文章。有補於天地曰功，有關於世教曰名，有精神曰富，有廉恥曰貴，是謂功名富貴。』

趙大洲在京師，何吉陽問曰：『大洲近來講學否？』大洲曰：『不講。』吉陽曰：『若不講，何所成就？』大洲曰：『不講，政是我成就處。』

楊文襄總制全陝，每諭諸將曰：『無事常如有事時提防，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。』

鄧文潔曰：『功名富貴是兩事，不要輕看功名。世間少功名之士，多富貴之士，如宋韓、範諸公，方稱功名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讀未見書，如得良友；見已讀書，如逢故人。』

徐文貞當國，書之座右曰：『以威福還朝廷，以政務還諸司，以黜陟還公道。』

先伯九山年逾六十，而精神不減少年，或叩以長生之術，九山曰：『長生何術，吾惟有兩語，爾輩識之：飲食吃得去，只管吃；吃不去這一碗，斷不可吃。色欲做得來，只管做；做不來這一次，斷不可做。』

陶石梁曰：『每從枕上呼童子，十呼猶未離床蓐。一日，自起推戶，而童子已披衣趨走於前。以身教者從，以言教者訟。信夫！』

王文成曰：『後生美質，須令晦養深厚。天道不翕聚，則不能發散，花之千葉者無實，為其英華太露也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田鼠化為鴽，雀入大水為蛤。蟲魚尚有變化，而人至老不變，亦可嘅也。』

陶石梁曰：『蓮之始開也，暮則復合，至不能合，則落矣。人家富貴，如蓮始開，係常有收斂意，尚可長久。若一開不可復合，吾懼其雕落之不遠也。』

陶石梁曰：『人家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相和葉，決無興盛之理，就令偶致貴，亦有何樂？譬如荊棘林中，雖繁花異卉，爛焉滿目，終無可著腳處也。』

陶石梁曰：『小兒掃地，若置垢穢於中庭，其糞除必盡；若掃置屏處，雖堆積狼籍，亦終無運出之理，其意只欲人不見也。故曰小人之過必文。』

陶石梁曰：『世間極奇特事，識破原只尋常。譬如演戲，作諸魔臣，千態萬狀，小兒怖畏呼啼，寢驚夢噩，而長者視之，不直一笑。』

陶石梁曰：『俗語有「淺水長流」之說，餘深有味其言。唐人詩云：「一團茅草亂蓬蓬，驀地燒天驀地空。爭似滿爐煨榾柮，慢騰騰地暖烘烘。」』

陶石梁曰：『秦檜千古奸人，然亦有上言可取，謂「官職如讀書，速則易終而少味」。方崔魏擅國時，士大夫至有以臺省曹郎不一二年便服蟒垂玉者。何似隨流平進，反耐咀嚼也。』

景帝意欲易儲，間語太監金英曰：『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。』英叩頭曰：『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。』蓋謂憲宗也。景帝默然。

邱瓊山過一寺，見四壁俱畫《西廂》，曰：『空門安得有此？』僧曰：『老僧從此悟禪。』問：『從何處悟？』僧曰：『老僧悟處在「臨去秋波那一轉」。』

張洪陽見《玉茗堂四記》，謂湯義仍曰：『君有如此妙纔，何不講學？』義仍曰：『此正是吾講學。公所講是性，吾所講是情。』

餘肅敏公為戶部時，兩勢家爭田未決，部檄公理之。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，執是是故產，公笑曰：『若是，則張家灣著張家認了去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有人聞人善則疑之，聞人惡則信之，此滿腔殺機也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人生莫如閑，太閑反生惡業；人生莫如清，太清反類俗情。』

吳因之曰：『造謗者甚忙，受謗者甚閑。』

屠長卿曰：『人常想病時，則塵心浙減；人常想死時，則道心自生。』

一士人從王文成學，初聞『良知』，不解，卒然問曰：『良知何色，黑耶，白邪？』群弟子皆笑。士人慚而面赤。先生曰：『良知非白，非黑，其色正赤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，當令以讀書通世事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做秀才，如處子，要怕人；既入仕，如媳婦，要養人；歸林下，如阿婆，要教人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、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，切須檢點。』

邵文莊曰：『寧為真士夫，不為假道學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後生輩胸中落「意氣」兩字，則交遊定不得力；落「騷雅」二字，則讀書定不深心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看中人，看其大處不走作；看豪傑，看其小處不沁漏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待富貴人，不難有禮而難有體；待貧賤人，不難有恩而難有禮。』

吳燕禮曰：『鬚眉之士在世，寧使鄉里小兒怒罵，不可使鄉里小兒見憐。』

商文毅致政歸，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，乃嘆曰：『某與公同處若干年，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，宜子孫若是。』公應曰：『實不敢使朝廷枉殺一人。』

國初，朱善為大學士。太祖問：『卿家豐城，鄉里人物何如？』對曰：『鄉有長安、長樂，裡有鳳舞、鸞歌，人有張華、雷煥，物有龍泉、太阿。』

施槃在翰林，宣宗問：『卿家吳下，有何勝地？』對曰：『有四寺四橋，皆勝地也。』上問：『何名？』應聲曰：『四寺者，承天、萬壽，永定、隆興；四橋者，鳳凰、采苑、吉利、太平。』

世宗登極之日，禦龍袍頗長，上俯視不已，楊廷和奏云：『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。』

留都振武軍邀賞投帖，詞甚不遜，眾懮之。徐文貞檄操江都御史出居龍江關，整理江操之兵，萬一有事，即據京城，調江兵杜其入孝陵之路。且曰：『事不須密，正欲其聞吾意。』戒令各自為計，變遂寢。

戚繼光每以鴛鴦陣取勝，其法：二牌併列，每牌用筧筅二枝夾之，二短兵居後。遇戰，伍長二人低頭執挨牌前進，如已聞鼓聲而遲留不進，即以軍法斬首。其餘緊隨牌進交鋒，筅以救牌，長槍救筅，短刀、弓矢救長槍。牌手陣亡，伍下兵通斬。

屠枰石督學兩浙，禁諸生嚴峻。一生宿妓館，為保甲所縛，並擒其妓抵署門。保甲入言狀，屠佯為不見，理案自如。保甲膝行前，離兩累漸遠，屠瞬門役判其臂曰：『放秀才去。』門役潛出之。屠昂首曰：『秀才安在？』保甲愕塞無以對。杖三十，逐之。

嚴介溪當國，宮中見鬼多手多目，問張真人，張不能對。或以王弇州博識，往詢之。弇州曰：『何必博識，《大學》云：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下句是說恁的？』

世宗好言長生，乙丑會試，題『夫政也者，蒲蘆也』，又『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』，上問輔臣：『蒲蘆是何物？秉夷是何義？』徐階對曰：『夷是有恆之義；蒲蘆是長生之物。』

宗子相纔高，雄視一時，常謂同社曰：『朝廷若無我輩文章之士，則鳳鳥不必鳴岐山，而麒麟化為檮杌。』

張寧晚年無子，禱於家廟曰：『寧何陰騭，至斬先祀？』傍一妾云：『擔誤我輩即是陰騭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，一偈不參而多禪意，一勺不濡而多酒意，一石不曉而多畫意，淡宕故也。』

解大紳常從遊內苑，上登橋，問縉當作何語，對曰：『一步高如一步。』及下橋，又問之，對曰：『後步高如前步。』上大悅。

解大紳應制，作《虎顧眾彪圖》詩曰：『虎為百獸尊，誰敢觸其怒，惟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顧。』文皇見詩感悟，即遣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。

倪鴻寶曰：『嶽王祠泥範武穆，鐵鑄檜鳥，人之欲不朽檜鳥也，甚於存武穆也。』

倪鴻寶曰：『聖賢盡性於忠孝，必立命於文章。聖賢不懼不得為忠臣孝子，懼不得為文人。』

張鳳翼刻《文選纂註》，一士夫語之曰：『既雲文選，何故有詩？』張曰：『昭明太子為之，他定不錯。』曰：『昭明太子安在？』張曰：『已死。』曰：『既死，不必究他。』張曰：『便不死，亦難究。』曰：『何故？』張答曰：『他讀得書多。』

全椒舊有項王廟，餘翔為令，一炬焚之。王弇洲曰：『此殆為咸陽三月火復仇耳。』

朱平涵曰：『古人只說三不惑，不及「氣」字，何居？要見此字難去，去了又做不得英雄，惟直養之，則方為賢聖。』

陸平泉為祭酒，請告歸，時唐荊川以中丞禦倭，嘆曰：『公得請，未知餘何日歸耳！』陸曰：『某如西賓，病則主人只得放回。公乃良醫，病勢未愈，如何肯放你家來？』

方楊，歙縣人，隆慶辛未進士，誌行端方，常語人曰：『善，陽也。而為善宜陰，此人身上真水也。』

徐華亭孫元春舉進士，華亭戒之曰：『無競之地可以遠忌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。』咸為名言。

湯若士嗣君開遠舉賢書，若士作一對與之曰：『寶精神則本業固，謹財用而高誌全。』且曰：『吾歌鹿鳴三十年，而尋一避債臺不可得，爾其念之。』

王心齋曰：『有意於輕功名富貴者，其弊必至於無父無君；有意於重功名富貴者，其弊必至於弒父與君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富貴人須放一分寬，聰明人要學一分厚。』時人以為名言。

王緱山主盟藝壇，四海名士多就之。董雲宰方為諸生，嶽嶽不肯下，曰：『神仙自能拔

宅，何事傍人門戶！』

先君在兗東道劉半舫座，半舫善大書，滕邑宰李請其顏署，擬議未得，先君曰：『薛歸於滕，今李宰晉秩郡司馬，宜書滕薛大夫。』半舫稱善。後先君亦請顏署，半舫曰：『能工確如前語乎？』先君曰：『季孟之間，非魯右司而何？』一座叫絕。

錢彥林曰：『日月在東，光乃在西；日月在西，光乃在東。人所可見者非其體也。體在此，光滿此；體在彼，光滿彼，便是驕吝。』

錢彥林曰：『日之明過於月，然月有韻而日不韻。乃知太了了處，其韻不無少減。』

錢彥林曰：『金以殺人，戈以殺人，一金從二戈，安不殺人？』

錢彥林曰：『天下無真儒，而禪門有真儒；天下無真禪，而儒門有真禪。』

錢彥林曰：『王右丞輞川別墅甚奇勝，然右丞原以娛母，及母亡，右丞遂捨為寺。園林泉石載以孝友，便覺景物皆含至性。』

思宗曾諭廷臣曰：『嶽少保言，文官不愛錢，武官不怕死，則天下太平。如今日，文武官與前大不同。文官愛錢不怕死，武官怕死又愛錢。』大哉王言，可謂切中時弊。

江邦柱曰：『諺日「欠債還錢，殺人償命」。近世土豪巨室，討取租債威逼至死，屍親討命，問官執法，不過多用幾貫黃錢便可解釋。由此言之，乃是「殺人還錢，欠債償命」。』

鍾伯敬曰：『陳餘遺章邯書，歷數秦功臣之死，曰「功多，秦不能盡封，故以法誅之」。人主待功臣，與造物待文士略相似。』

錢彥林曰：『目之明量可周天壤，而域於眶中，物之有光者，以聚不以散也。思不可出位，亦患其光散。』

錢彥林曰：『迫人飲，飲者寡；任人飲，飲者多。故君子之教人，但為人具佳釀，不為人嚴觴政。』

錢彥林曰：『凡有挾而求諸古人者，是以釣餌之術讀書。鯤鵬蛟龍不可以絲繒得，能為江海，則神物自生。』

江邦中曰：『勢不可使盡，福不可享盡，事不可做盡，話不可說盡。凡事不盡處，意味偏長。』

王新建立論，每言人皆可為堯舜。一日，蒼頭辟草階前，有客問曰：『此辟草者亦可為堯舜邪？』答曰：『此辟草者縱非堯舜，使堯舜辟草，不過如是。』

爾蘊叔常言：『人而無友，不如有仇。見仇人，亦足祛人眉宇間窳惰氣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吾本薄福人，宜行厚德事；吾本薄德人，宜行惜福事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宦情太濃，歸時過不得；生趣太濃，死時過不得。』甚矣，有味於淡也。

陳眉公曰：『一念之善，吉神隨之；一念之惡，厲鬼隨之。知此可以役使鬼神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救荒不患無奇策，只患無真心，真心即奇策也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吾不知所謂善，但使人感者即善也；吾不知所謂惡，但使人恨者即惡也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嚴君平賣卜，與子言，依於孝；與臣言，依於忠；與弟言，依於悌。終日講學，而無講學之名，此真講學者也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好談人閨門及好談人禍患者，必為鬼神所怒，非有奇禍，必有奇窮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俗語近於市，纖語近於娼，諢語近於優。士君子一涉此，不獨損威，亦難迓福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喜時之言多失信，怒時之言多失體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留七分正經以度生，留三分癡呆以防死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靜坐，然後知平日之氣浮；守默，然後知平日之言疏；省事，然後知平日之費妄；閉戶，然後知平日之交濫；寡欲，然居知平日之病多；平情，然後知平日之念刻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任事者，當置身利害之外；建言者，須設身利害之中。』

武宗朝，韓公文欲攻劉瑾，屬李夢陽具奏草，曰：『毋文，文，覽弗省也。』曰：『毋多，多，覽弗竟也。』此言極得告君之體。

神宗呼光宗至膝下，出一對曰：『敬天地。』光宗對曰：『孝父母。』神宗曰：『平仄不葉。』光宗曰：『韻雖不葉，捨卻父母，不敢上並天地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餘極喜誦南宋陳徵仲二語：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纔，而不可啖賞天下之豪傑；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，而不可沈陸天下之英雄。』

陶石梁曰：『夏日之蚊，其吻入膚，必迴翔審視，喋人之血而人或不知；至秋月，則匆遽無理，遇人便螫，血未濡吻而身已糜碎。晚近貪吏，皆秋月蚊也，固是品格日下，亦是時序使然。』

陶庵曰：『世亂之後，世間人品心術歷歷皆見，如五倫之內無不露出真情，無不現出真面。餘謂此是上天降下一塊大試金石。』

陶庵曰：『世界鼎革，譬如過年清銷賬目，餘見積善與積不善之家俱有奇報，而目前造孽之人受報尤速者。此是年近歲逼，賒取年貨，一到除夜都要銷算，不能久延也。』

陶石梁曰：『慈湖先生曰，先君常步至蔬圃，謂園丁曰：「吾蔬每為人盜，取何計防之？」園丁曰：「須擠一分與盜者乃可。」先君顧某曰：「此園丁吾師也。」作家者亦宜知此意。』

陶石梁曰：『狄仁傑不識婁師德，師德每於武后前稱仁傑之賢；寇準短王旦，而旦專稱其美。人皆服二公德量。餘謂此深於涉世者，非獨德量之過人也。行之久久，不特令人主見重，亦當令其人聞而自愧。』

江邦玉曰：『李綱極善作事，苦不得君；王安石極為得君，不善作事；孔明忠而早死，人恨其夭；褚淵老而失節，人恨其壽。是以謂之缺陷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富貴功名，上者以道德享之，其次以功業當之，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，其下不取辱則取禍。』

富平孫冢宰在位日，諸進士謁選，齊往受教。孫曰：『做官無大難事，只莫作怪。』真名臣之言。

王文成與友人講學，友人曰：『某非不願學，只是好色。』文成笑曰：『家裡只這個醜婆子，恁麼好色？』其友於言下猛省。

近一仕官，貪得無厭，其母誡之曰：『人吃飯是一碗一碗吃的，你貪多，左右嚼不碎。』

石亨恃寵，造第越分。一日，上登翔鳳樓，見亨新第，顧問恭順侯吳瑾、撫寧伯朱永曰：『此何人居？』永謝不知，瑾曰：『此必王府。』上笑曰：『非也。』瑾頓首曰：『非王府，誰敢僭妄若此？』上不應，始疑亨。

江邦玉曰：『東逝之長波，西垂之殘照，擊石之火星，驟隙之迅駒，風裡之微燈，草頭之懸露，臨崖之朽樹，灼目之電光，人世之不足恃，類如此。』

鍾伯敬督學閩中，方孟旋送之曰：『君此行，須辦三十年精神，使此三十年間所用道德、功業、文章皆出君門下，勿徒愛戀一榜中耀目也。』

歸子慕敕其子曰：『人能親近賢者，雖有下纔不至墮落。吾無以貽汝，貽以此言。』

六嬸娘性卞急，以爭屋事與錢相公家大哄，頗駭聽聞。陶石梁先生偶至叔家，嬸娘出訴，備陳其顛末。石梁先生乃顧六叔曰：『爾韃，此皆爾不是，凡人家牴禦外侮，皆男子之事，奈何累及夫人？』陶庵在旁，深服其答付之妙。

王陽明先生行於衢，有二人相詬，甲曰：『你沒天理。』乙曰：『你沒天理。』甲曰：『你欺心。』乙曰：『你欺心。』先生聞曰：『小子聽之，斯兩人諄諄然講道學也。』

門人曰：『詬也，焉為學？』先生曰：『汝不聞乎？曰天理，曰欺心，非講學而何？』曰：『既講學，又焉詬。』曰：『夫夫也，惟知求諸人，不知反諸己故也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人之嗜名節，嗜文章，嗜遊俠，如嗜酒然，易動客氣，當以德性銷之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嗜異味者，必得異毒；挾怪性者，必得怪疾；習陰謀者，必得陰禍；作奇能者，必得奇窮。莊子一生放曠，卻曰寓諸庸，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頤卦慎言語，節飲食。然口之所入者，其禍小；口之所出者，其罪多。故鬼穀子云：「口可以飲，不可以言。」』

陳眉公曰：『藥以生人，而庸醫以之殺人；兵以殺人，而聖賢以之生人。』

海忠介撫江南，為徐華亭處分田宅過於刻核，華亭不堪。有為華亭解者，謂海曰：『聖人不為已甚。』海艴然曰：『諸公豈不知海瑞非聖人邪？』言者默塞。

祖制京官三品始乘轎，科道騎馬，後來皆僭用轎矣。王化按浙，一舉人大帽入謁，按君不悅，因問曰：『舉人戴大帽始自何年？』舉人答曰：『始於老大人乘轎之年。』

時純甫與王季重弈，時邊已失，角亦將危，輒苦曰：『鼷鼠又來食角。』季重曰：『食誰之角，但可之殺，殺時犉牡，有捄其角。』

錦衣王佐孽子不肖，好博縱飲。有別墅三，其二為陸炳所得，其一最雄麗，復欲得之，乃指以狎斜，捕其黨與家奴，證成其罪。不肖子母，故佐妾也，亦在捕中。入對簿，於強辯，母膝行前，道其子罪甚詳。子恚，呼曰：『兒到此地，母奈何速之死？』母叱之曰：『死即死，何說？』指炳坐，顧曰：『而父坐此非一日，作此等事不止一件，而生汝不肖子，天道也，復奚為？』炳頰發赤，趣遣之出，事遂寢。

張禺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，不師法帖，殊自矜貴。常書一紙寄昇庵，書其後曰：『野花艷目，不必牡丹；村酒醉人，何須綠蟻。』

世宗皇帝問一古德：『杭州飛來山從何處飛來？』古德曰：『天竺飛來。』帝曰：『既能飛來，何不飛去？』古德曰：『一動不如一靜。』又看一大士像，問：『大士手中何

物？』曰：『念佛珠。』帝曰：『所念何佛？』古德曰：『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。』帝曰：『何以自念自己？』古德曰：『求人不如求己。』

一禪師被召朝見至尊，口稱萬歲。至尊下殿，手挽之曰：『師莫行禮，且說明何以謂之萬歲？』禪師合掌遽言曰：『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至今還在。』至尊大悅，寵禮甚厚。

湖州莊龍作明史，以查伊璜刻入較閱姓氏。伊璜知，即檢舉學道，發查存案。次年七月，歸安知縣鬍子容持書出首，累及伊璜，伊璜辯曰：『杳繼佐系杭州舉人，不幸薄有微名，莊龍遂將繼佐刻入較閱。繼佐一聞，即出檢舉，蓋在庚子十月，鬍子容為莊龍本縣父母，其出首在辛丑七月。若以出首蚤為功，則繼佐前而子容後，繼佐之功當在於容之上；若以檢舉遲為罪，則繼佐蚤而子容遲，子容之罪不應在繼佐之下。今子容以罪受上賞，而繼佐以功受顯戮，則是非顛倒極矣！諸法臺幸為參詳。』公衙門俱以查言為是，到部對理，竟得昭雪。遂與鬍子容同列賞格，分莊龍籍產之半。

陳眉公曰：『餘二十年前讀《太陽元精論》，即大暑能坐臥赤日中。年來懶習此法，即廣堂匡池，高梧修竹，頗以炎蒸為煩。因思此時田野耕耘，道途推挽，其匍匐狀殆不可言，若獄中人雜穢糞土，煩冤疫痢，轉視此等，又如天上人耳。旁師每奉旨熱審，他未有能行者，若得仁人君子請定為例：暑月無得濫受詞，無得輕羈候。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，只在當路者念頭動，舌頭動，筆頭動，一霎時耳。』

陳眉公曰：『餘讀書南湖，每飲必施鳥，童子遂於施食處張羅待之。餘謂門人云：「隧人氏教民火食，而秦始皇以之烹儒焚書；閻立本、吳道子畫地獄變相於寺壁，化導愚頑，而酷吏仿其刑具以恣羅織。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，即鳥食一事，所施未幾，而童之殺心動矣。故曰好事不如無。』

王陽明曰：『凡人言語，正到快意時，便截然能忍默得；意氣正到發揚時，便翕然能收斂得；忿怒嗜欲正當騰沸時，便廓然能消化得，非大勇者不能。』

陶庵曰：昔孔文舉聰明絕世，而陳韙嘲之曰：『小時了了，長未必佳。』向以為陳韙一時嫉妒之言，今乃閱世既久，而知斯言之未始不確也。漢昭帝十四能知上官桀之奸，而長來聵聵，一無所聞；鮑照才思藻發，及至有年，頓覺才盡；而王勃自《滕王閣》一序之外，亦遂雕落，無所見長。蓋少年智慧亦似電光石火，政不可據以為常也。嗟餘老憊，

猶憶稚年，文舉有言：『想君少時，必當了了。』集夙慧部五。

舒芬之父得一葬地，形家曰：『此地必發鼎元，然當在四世之後。』舒父曰：『我不能待也。』芬童年侍側，曰：『信若此，何不葬芬三世之祖？』父從之，芬果大魁天下。

洪鐘四歲能作大書，憲宗召見，命書『聖壽無疆』，鍾握筆不動。上曰：『汝容有不識者乎？』鍾叩首曰：『臣非不識，第不敢於地上書耳。』上命舁幾，一揮而就。

王弇州髫時見有鬻刀者，其師戲刻韻教之作詩，王輒成句云：『少年醉舞洛陽街，將軍血戰黃沙漠。』師曰：『子異日必以文章名世。』

李東陽四齡能作大字，景帝召見文華殿，命書『麟鳳龜龍』四字，寫至龍字，手腕無力，其勾用小韃戳上。上大喜，抱置膝上，賜珍果及寶鎚。六歲，與程敏政同召，上試用對云：『螃蟹渾身甲冑。』敏政曰：『鳳凰遍體文章。』東陽曰：『蜘蛛滿腹經綸。』後程官學士，李大拜，兆於此也。

楊用修十二歲隨太師守制蜀中，大父授易兩句，而洽擬作《古戰場文》，有『青樓斷紅粉之魂，白日照蒼苔之骨』數語，大父極稱賞。後命擬作《過秦論》，益大奇之，曰：『吾家賈誼也。』

戴大賓，莆田人，八歲應童子試，見主司，主司憐其幼，指所坐椅云：『虎皮褥蓋太師椅，試作一對。』大賓應聲曰：『兔毫筆寫狀元坊。』主司稱賞。正德戊辰，果探花及第。

解縉，吉水人，六歲能作詩。祖父戲之曰：『小兒何所愛？』縉應聲曰：『小兒何所愛，愛者芝蘭室，更欲附龍飛，上天看紅日。』祖大稱賞。年十八，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，選入翰林。

彭華年十五，常過邑城，坐客有持故契爭產者，辯論不已。華齒坐下，獨抗聲曰：『此贋契也！』眾驚問故，曰：『契果出革除庚辰年，則當以建文三年書，乃曰洪武三十三年，非贋而何？』爭者赧然而罷。

先高祖太僕，葬天農祖壟，開壙，有黑氣彌瞞，匠石恐泄氣，欲遽掩之，先文恭甫六齒，

言：『此殺氣，政須放盡乃佳。』太僕從之。黑氣盡，清氣冉冉，乃遂掩壙。十三年後，而文恭遂薦賢書。

潮陽女子蘇福，八歲賦新月詩：『氣朔盈虛又一初，嫦娥底事半分無。卻於無處分明有，好似先天太極圖。』惜十四而夭。

楊石淙五六歲聰敏絕世，人欲試其心計，戲取鋪家日了帳，雜記各姓所買米、鹽、魚、羹之數，令目一過，用別本寫出，半字不訛。

袁太沖七歲與群兒戲，自稱小相公。彭魯溪公出對云：『願為小相。』袁應聲曰：『竊比老彭。』

於忠肅少有大志，出語不凡。八歲時，衣紅衣騎馬，有鄰老呼其名，戲之曰：『紅孩兒，騎黑馬遊街。』公應聲曰：『赤帝子，斬白蛇當道。』聞者驚異。

解學士童時，婦翁過其家，解父抱繒置椅上，婦翁戲云：『子坐父立，禮乎？』繒曰：『嫂溺叔援，權也。』

於少保髫時，梳丫髻，僧古春戲曰：『牛頭喜得生龍角。』於應曰：『狗口何曾出象牙。』走歸，梳三角髻出。僧又戲曰：『三角如鼓架。』於即對曰：『一禿似雷槌。』

高祖太僕公成進士，文恭十歲。太僕公出對語令文恭對，曰：『脫穎漸居客後。』文恭應聲曰：『致身肯讓人先。』太僕公大奇之。

解學士七歲時，友人持其父影至，解橫寫『圖寫禽獸』四字於上，友人大恚怒。解取筆續之云：『圖公之象，寫公之形，禽中之鳳，獸中之麟。』友人笑而奇之。

王文恪七歲時，附學於舅氏，一小女使送茶，王戲握其手。有告舅氏者，舅氏出一對曰：『奴手為拏，此後莫拏奴手。』王即對曰：『人言是信，從今毋信人言。』

顧東橋填楚，張江陵纔十二歲，應童子試。東橋曰：『童子能屬對乎？』出曰：『雛鶴學飛，萬里風雲從此始。』張曰：『潛龍奮起，九天雷雨及時來。』東橋大喜，解金帶贈之。

景清少穎敏，同學生有秘書借閱，次早索還，清曰：『亡有。』訟之學師，清持書往見，曰：『此清所業書。』即誦終卷。生則不能憶一字。學使叱使去。清出，即還其書曰：『書故爾書，聊相戲耳。』

山東於閣老慎行，年八歲，看鄰家造新房，有老人出一句，呼慎行對之，曰：『磨磚砌地。』於即應之曰：『煉石補天。』出口即有宰輔氣象。

蘇州狀元施槃卯角時，有張都憲者，令屬對，曰：『新月如弓，殘月如弓，上弦弓，下弦弓。』槃應曰：『朝霞似錦，晚霞似錦，東川錦，西川錦。』都憲大奇之。

陸景鄴三歲能作對，夏日采菱，匿數枚，封公呼命之曰：『畏母偷菱走，能對則食。』答曰：『思親懷橘歸。』四歲在鄉塾，先生出對曰：『石獅子呆笑。』對曰：『鐵馬兒假嘶。』又出對曰：『屋下點天燈。』對曰：『樓上打地鋪。』

陸景鄴十四歲時，古虞田父獲禹鼎，塾師命賦之，前四句云：『泗鼎沈秦後，了溪得鐸餘。尚遺物自夏，兼以地當虞。』塾師賞之。又賦《送族兄客楚》詩云：『相攜白玉壺，相送有言無，茜裙最好處，莫約共樗蒲。』

祁世培六歲時，太夫人喜啖雞蛋，煮數枚作供，為小婢所竊食，問不肯承，世培曰：『勿爭。』命持一盆水來，令諸婢逐一嗽之，竊食者吐出則皆蛋黃。

陶庵六歲，舅氏陶虎溪指壁上畫曰：『畫裡仙桃摘不下。』陶庵曰：『筆中花朵夢將來。』虎溪曰：『是子為今之江淹。』

陶庵六歲，在渭陽家，一客見缸中荷葉出，出對曰：『荷葉如盤難貯水。』陶庵對曰：『榴花似火不生煙。』一座賞之。

陶庵年八歲，大父攜之至西湖。眉公客於錢塘，出入跨一角鹿。一日，向大父曰：『文孫善屬對，吾面考之。』指紙屏上《李白騎鯨圖》曰：『太白騎鯨，采石江邊撈夜月。』陶庵曰：『眉公跨鹿，錢塘縣裡打秋風。』眉公贊嘆，摩予頂曰：『那得靈敏至此，吾小友也。』

陶庵比鄰有童子，十四歲能作詩。丙申閏五月十五日月食十分，既而邑微帶赤，童子詠之曰：『今年天狗太貪饕，食月何曾剩一毫？天是骰盆月是色，孤孤一點大金幺。』

陶庵曰：王荊公作《字說》，附會穿鑿，揆之義理，多窒礙不通，水骨土皮，所以見笑於東坡也。後世酒令、燈謎，拆白道字，怪幻百出，意味深長，偶記一二，靈巧絕倫。雖知星星爝火，不足與日月爭光，而若當陰翳晦冥，腐草流螢，掩映其際，亦自灼灼可人，斷難泯滅矣！孔子曰：『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！』而他日又曰：『不有博弈者乎，為之猶賢乎已。』集小慧第十二。

詩謔

卓珂月為人作合歡迎送詞迴文《菩薩蠻》云：『春宵半吐蟾痕碧，斜窺愁臉如相憶。空撚兩三弦，朱扉寂寂然。依期郎踐約，悄步人疑鶴。小舒輕霧紗，收袂蘸紅霞。』此迎詞。『霞紅蘸袂收紗霧，輕舒小鶴疑人步。悄約踐郎期，依然寂寂扉。朱弦三兩撚，空憶相如臉。愁窺斜碧痕，蟾吐半宵春。』此送詞。

徐文長水神殿迴文《燈》詩云：『新架燈垂高廠殿，舊場毬蹴鬥芳年。春花有幾能希賞，夜月無多惜早眠。輪迫馬蹄盤作陣，燭抽蓮葉嫩如錢。人遊厭聽催壺漏，客醉扶看墮髻鈿。』『鈿髻墮看扶醉客，漏壺催聽厭遊人。錢如嫩葉蓮抽燭，陣作盤蹄馬迫輪。眠早惜多無月夜，賞希能幾有花春。年芳鬥蹴毬場舊，殿廠高垂燈架新。』

萬曆乙卯，順天鄉試有掛選監生十七人登賢書，年皆六十餘矣。餘叔葆生作詩嘲之曰：『堪羨新科十七賢，商山齊赴鹿鳴筵。卻言序齒原無齒，共嘆同年是暮年。丹桂折來花滿眼，青雲踏去雪盈顛。可憐到手烏紗帽，反帶儒巾入九泉。』

南昌張相公、蘭溪趙相公皆與江陵相左，由翰林謫州同，後屢遷，俱於辛卯入內閣。太倉王元馭當國，以詩戲之曰：『龍樓鳳閣城九重，新築沙堤迓相公。我貴我榮君莫羨，十年前是兩州同。』

風林夏五名景倩，延師周四維訓子，以不稱，欲再延，妻曰：『何為又增人口？』夫不從，又延羅成吾。時諸理齋亦延於夏，戲曰：『夏五本是五，增口便成吾。四維尚未去，如何又請羅？』又夏五甚矮，妻甚長，理齋作歇後詩謔之曰：『夏五官人罔談彼，夏五娘子靡恃己。有時堂前相遇見，剛剛撞著果珍李。』

唐伯虎出遊遇雨，過一皂隸家，出紙筆求畫。伯虎畫海蛳數百，題其上云：『海物何曾數著君，也隨盤饌入公門。千呼萬喚不肯出，直待臨時敲窟臀。』

無錫鄒光大連年生女，召翟永齡飲，翟作詩嘲之云：『去歲相招雲弄瓦，今年弄瓦又相招。寄詩上覆鄒光大，令正原來是瓦窯。』

有裁縫以賄得冠帶，顧霞山嘲之曰：『近來仕路太糊塗，強把裁縫作士夫。軟翅一朝風蕩破，分明兩個剪刀箍。』

莫廷韓與屠赤水過袁太沖家，見桌上有帖寫『琵琶一盤』者，相與大笑。屠曰：『枇杷不是這「琵琶」！』袁曰：『只為當年識字差。』莫曰：『若使琵琶能結果，滿城簫管盡開花。』

有時少灣者，延師頗不盡禮，致其師爭競而散。或用吳語賦歇後詩嘲之曰：『少灣主人吉日良［時］，束修且是爺多娘［少］。身材好像夜叉小［鬼］，心地猶如短劍長［槍］。三杯晚酌金生麗［水］，兩碗晨餐周發商［湯］。年終算賬索筵席［百家姓有索咸席賴］，劈拍之聲一頓相［打］。』

有嘲監生詩云：『革車買得截然高［大帽］，周子窗前［草］滿腹包。有朝一日高會祖［考］，煥乎其有［文章］沒半毫。』

廣文先生之貧自古記之，近日土風日趨於薄，有門人饋之肉，乃瘟豬也。先生嘲之曰：『秀才送禮，言之可羞，瘦肉一方，堯舜其猶。』又有以銅銀為贄者，又嘲之曰：『薄俗送禮，不過五分，啟封視之，堯舜與人。』或作破云：『時官之責門人也，言必稱堯舜焉。』

舊有賦缺嘴者云：『多聞疑，多見殆，吾猶及史之，君子於其所不知蓋。』四語皆出四書，皆隱闕字，而末句尤奇。吳江一老翁貌似土地，沈寧庵吏部亦用此體賦云：『入疆辟，入疆蕪，諸侯之寶三，狄人之所欲者吾。』又吳中有顧秀才名達者，不學而狂，同學者嘲之云：『在邦必，在家必，君子上，小人下，不成章不。』並堪伯仲。

有士人遊虎跑泉，賦詩以『泉』字為韻。一人但哦『泉，泉，泉』，久不成句。有老人

曳杖而至，問其故，應聲曰：『泉，泉，泉，亂迸珍珠個個圓。玉斧砍開頑石髓，金鉤搭出老龍涎。』眾驚問曰：『翁非貫酸齋乎？』曰：『然，然，然。』遂邀同飲，盡醉而去。

壽春道士以小像乞解學士題贊，解聯寫『賊賊賊』，道士愕然。續云：『有影無形拏不得，只因偷卻呂仙丹，而今反作蓬萊客。』

一內相好弄筆墨，題一壽意，上畫壽星持杖，白日黃麋，松柏龜鶴，書其上曰：『柳梢枝上一輪月，黃狗身上幾點雪。不是老兒柱杖打，幾乎鷺鷥吞個鱉。』

姑蘇蔣思賢父子寫真，交畫不像。有人嘲之曰：『父畫子不像，子畫父不真。自家骨肉尚如此，何況區區陌路人。』

張明善嘗作《水仙子譏時》云：『鋪脣苫眼早三公，裸袖揎拳享萬鍾，胡言亂語成時用，大都來卻是哄說英雄。誰是英雄，五眼雞岐山鳴鳳，兩頭蛇南陽臥龍，三腳貓渭水飛熊。』

有人嘲禿指，《醉扶歸》云：『十指如枯筍，和袖捧金樽，搯殺銀箏字不真。搔癢天生鈍，縱有相思淚痕，索把拳頭揾。』

一妓為人傷目，睫下有青痕。嘲之者作《沈醉東風》詞曰：『莫不是捧研時太白墨灑，莫不是畫眉時張敞描差？莫不是檀香染，莫不是翠鈿瑕？莫不是蜻蜓飛上海棠花，莫不是明皇宮墜下馬？』

詞客貧甚，戲作《清江引》曰：『夜半三更睡不著，惱得我心焦躁。吃蹬的響一聲，盡力子嚇一跳，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。』

杭州酒淡，有作《行香子》云：『湖水澄清，灰價廉平，昇半酒，攙做三升。茅柴焰過，肚脹彭亨。教君霎時飲，霎時醉，霎時醒。聽得淵明，說與劉伶，這一瓶，約莫三斤。君還不信，把秤來秤，有一斤酒，一斤水、一斤瓶。』

巧言

王、盧二人相謔，盧嘲王云：『有言則汪，近犬則狂；加頸足為馬，拖角尾成羊。』王嘲盧云：『卿姓在亡成虐，在丘為虛；生男為虜，配馬成驢。』

張乂入太學為齋長，其人渺小，動以苛禮律諸生。林叔弓作賦嘲云：『身材短小，欠曹交六尺之長；腹內空虛，乏劉叉一點之墨。』又詩云：『中分爻兩段，風使十橫斜。文上全無分，人前強出些。』

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，喜馳驟。同學錢同愛戲曰：『馬承學，學乘馬，汲汲而來。』馬應曰：『錢同愛，愛銅錢，孳孳為利。』

方千里一日會張更生，方作一令戲曰：『古人是劉更生，今人是張更生。手執一卷《金剛經》，問爾是胎生、卵生、濕生、化生。』張答曰：『古人是馬千里，今人是方千里。手執一卷《刑法志》，問爾是三千里、二千里，一千里？』

石中立員外常與同列觀上南園所蓄獅子。主者曰：『縣官日破肉十斤飼之。』同列曰：『吾儕反不及此。』石曰：『吾輩皆員外郎，敢比園內獅子！』

夏忠靖公與給諫周大有治水，一日偕宿天寧寺。周早如廁，夏戲曰：『披衣拖履而起，急事，急事！』周應聲曰：『棄甲曳兵而走，常輸，常輸！』

浙江花提舉與鄞縣校官交往，花戲之曰：『雞卵與鴨卵同窠：雞卵先生，鴨卵先生？』校官應曰：『馬兒與驢兒並走：馬兒蹄舉，驢兒蹄舉？』

陸文量參政浙藩與陳啟東飲，見其寡發，戲之曰：『陳教授數莖頭髮，無計可施。』啟東曰：『陸大人滿臉髭鬚，何須如此。』陸大賞嘆，笑曰：『兩猿截木山中，這猴子也會對鋸。』啟東曰：『有犯，幸勿罪。』乃云：『匹馬陷身泥內，此畜生怎得出蹄。』相與撫掌竟日。

一虞姓者為許氏西賓，虞有所私，午後輒出館。許每往不通，因書於簡云：『夜夜出遊，知虞公之不可諫。』虞歸，即答云：『時時來擾，何許子之不憚煩。』

餘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相善，因戲曰：『湯之盤銘曰，「苟」者君乎？』湯應曰：『卿以下必有「圭」者，君也。』

詹侍御與蘇大行五鼓行長安街，呵道聲相近，蘇問前行為誰，從者曰：『道里詹爺。』蘇曰：『詹之在前。』詹問後來為誰，從者曰：『行人司蘇爺。』詹曰：『後來其蘇。』相顧一笑。

石動筩至國學，有博士問：『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，幾人已冠，幾人未冠？』動筩曰：『以某考之，冠者三十人，未冠者四十二人。』博士曰：『所考何書？』石曰：『《論語》云：「冠者五、六人」，五六得三十也；「童子六、七人」，六七四十二也；合之為七十二人。』皆大笑。一說又問：『三千徒弟子後來作何結果？』答曰：『二千五百人為軍，五百人為旅。』俱極巧。

一士人家貧，與其友上壽，無從得酒，乃持水一瓶，稱觴曰：『君子之交淡如。』友應曰：『醉翁之意不在。』

陸通明世居洞庭，一日內人臨蓐生女，溺之。友人吳生誚之曰：『兄諱通明，這事欠通了！』陸訝之，吳曰：『豈不聞溺愛者不明耶？』

青齊一士夫馮姓者極畏內，其夫人宋氏也，親友咸知之，無所諱。一日，客與語及家事，戲曰：『無若宋人然！』馮笑曰：『爾即以此屬對。』客思之良久不得。馮曰：『我仍對之：是為馮婦也。』其工巧若此。

張磊塘善清言。一日，赴徐文貞席，食鯧魚、鱎魚，庖人誤不置醋，張云：『倉皇失措。』文貞捫一虱，以齒糜之，聞響聲。張云：『大率類此。』文貞解頤。

酒令

韓襄毅與夏公埙飲，韓舉一令曰：『傘字有五人，下列眾小人。所謂有福之人人伏侍，無福之人伏事人。』夏云：『爽字有五人，旁列眾小人，中藏一大人。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，始信人中更有人。』

陳祭酒詢忤一權貴，出為州同，同僚餞行。陳學士循舉一令曰：『轟字三個車，餘斗字成斜。車車車，遠上寒山石徑斜。』高學士谷曰：『品字三個口，水酉字成酒。口口口，勸君更盡一杯酒。』陳祭酒云：『矗字三個直，黑出字成黜。直直直，焉往而不三黜。』

合席大笑。

杜朝紳令麻城，毫無情面。一日宴鄉紳，梅西野舉一令曰：『單奚是奚，加點是溪，除卻三點，加鳥為鷄。諺云：得志貓兒雄似虎，敗翎鸚鵡不如雞。』毛石崖曰：『單青是青，加點為清，除卻三點，加心為情。諺云：火燒紙馬鋪，落得做人情。』又一人云：『單其為其，加點為淇，除卻三點，加欠為欺。諺云：龍遊淺水遭蝦戲，虎落平陽被犬欺。』杜答云：『單相是相，加點為湘，除卻三點，加雨為霜。諺云：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家瓦上霜。』

劉端簡居鄉，邑大夫或慢之。值宴會，劉出一令，用唐詩一句，附以方言，上下相屬。劉云：『一枝紅杏出牆來，見一半，不見一半。』一士夫云：『旋斫松柴帶葉燒，熱竈一把，冷竈一把。』邑大夫云：『杖藜扶我過橋東，我也要你，你也要我。』一士夫解之云：『點溪荷葉疊青錢，你也使不得，他也使不得。』

沈石田、文衡山、陳白陽，王雅宜遊虎丘，飲千人石上。石田行令，取上一字，下拆兩字，意義相協。沈云：『山上有明光，不知是日光月光。』文云：『堂上掛珠簾，不知是王家簾朱家簾。』陳云：『有客到舘驛，不知是官人舍人。』王云：『半夜生孩子，不知是子時亥時。』各賞一大觥。

高麗一僧陪宴朝使，戲行一令曰：『張良項羽爭一傘，良曰涼傘，羽曰雨傘。』朝使信口曰：『許由晁錯爭一葫蘆，由曰油葫蘆，錯曰醋葫蘆。』

有人為令云：『子路百里負米，不知是糙米熟米？若是糙米，子路請禱；若是熟米，子路不對。』一人云：『子路宿於石門，不知開門閉門？若是開門，由也陞堂；若是閉門，子路拱而立。』

羅狀元念庵與鄒公、徐公宴於寺觀，鄒指塑像出令曰：『祖師買巾，價只要輕，以此買不成，被髮列如今。』徐曰：『玉皇買傘，價只要減，以此買不成，頭頂一片板。』羅曰：『觀音買鞋，價只要捱，以此買不成，赤腳上蓮臺。』

張退如為山陰令，與同寮飲臥龍山上，見緋衣婦人踱嶺而去。一寮友舉杯起一令曰：『二八佳人過嶺東，映山紅。』以婦人起義，而合一花名。次至某曰：『二八佳人同枕眠，並頭蓮。』張退如曰：『二八佳人經水通，月月紅。』

徐文長與友人飲，行令要一花名，一鳥名，搭四書二句，詞曲一句。一友曰：『虞美人嫁了白頭翁，翁曰：老矣，不能用也。寒窗更守十年寡。』文長曰：『十姊妹嫁了八哥兒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。可憐兩口兒無依倚。』

伎女張鬥奴侍三楊宴飲。東楊行令，飲，春月詩曰：『梨花院落溶溶月。』南楊飲，夏月曰：『舞低楊柳樓頭月。』西楊飲，秋月曰：『金鈴犬吠梧桐月。』英公語鬥奴曰：『汝試歌之。』鬥奴乃拜而歌曰：『梨花院落光如雪，犬吠梧桐月。佳人楊柳腰，舞罷晴光滅。春月者，夏月者，秋月者，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窗前月。』諸公大加稱賞。

確對

江西有提學出對云：『風擺棕櫚，千手佛搖摺疊扇。』諸生無對者。乃祈乩仙，降書自稱李太白，對云：『霜雕荷葉，獨腳鬼戴逍遙巾。』

刑部郎中黃暐亦嘗召仙，令對『羊脂白玉尺』，乩云：『當出丁家巷田夫口。』暐明日往試之，其一耕者鋤土甚力，問此何土，耕者曰：『此鱔血黃泥土也。』暐大嗟異。

相傳有俗對云：『塔頂葫蘆尖，捏拳頭錐白日；城頭箭垛倒，生牙齒咬青天。』亦工而可笑。

旅店中一鬼誦一對云：『鼠偷蠶繭，渾如獅子拋球。』叫喚竟夜。後一士子至，對曰：『蟹入魚罾，卻似蜘蛛結網。』怪絕不聞。

蘇郡蔣濤善屬對，有『一跳跳下地；一飛飛上天。』又有『凍雨灑窗，東二點，西三點；切糕分客，上七刀，下八刀。』皆精切。

李空同督學江西，有士子同其姓名。公曰：『吾試汝一對，曰：藺相如，司馬相如，名相如，實不相如。』一士子對曰：『魏無忌，長孫無忌，彼無忌，此亦無忌。』公賞之，特置高等。

唐皐使朝鮮，朝鮮國王出對云：『琴瑟琵琶，八大王一般頭角。』皐對曰：『魑魅魍魎，四小鬼各樣肚腸。』王大駭服。

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：『李陽生，指李樹為姓，生而知之。』楊大年為學士，對之云：『馬援死，以馬革裹屍，死而後已。』

徐晞為州吏目，偶隨守步庭墀中，見一鹿伏地。守得句云：『屋北鹿獨宿。』晞曰：『可對：溪西雞齊啼。』守大驚異，不以常禮遇之。

常州府同知吳、通判董至無錫，飲紅白酒而醉。吳出對云：『紅白造成，醉倒不知南北。』董對云：『青黃未接，急來要賣東西。』

東郊巡按蘇松刷卷，許御史戲云：『北臺東御史，西人巡按南方。』東不能屬，陸采對曰：『冬官夏侍郎，春日辦完秋稅。』又李空同在江西有對云：『孤雁渡江，顧影徘徊如得偶。』人不能對，陸云：『老翁照鏡，鑒形仿佛似傳神。』

屠赤水與莫廷韓遊顧園，酒酣，屠偶吟云：『檐下蜘蛛一腔絲意。』莫云：『階前蚯蚓滿肚泥心。』

世宗事玄，有獻靈龜者，上出對曰：『赤水靈龜雙獻瑞，天數五，地數五，五五二十五數，數數合於道，道號元始天尊，一誠有感。』一詞臣對之曰：『丹山彩鳳兩呈祥，雌聲六，雄聲六，六六三十六聲，聲聲聞於天，天生嘉靖皇帝，萬壽無疆。』上喜甚，厚賚之。

趙太守時逢指筵上炮栗曰：『栗破縫黃見。』坐客不能對。贛妓朱雲楚對曰：『藕斷露絲飛。』趙大奇之。

惠山寺有人出對曰：『無錫錫山山無錫。』後有對曰：『平湖湖水水平湖。』

蘇士金用元善屬對，在文翰林座謔其蒙師潘某。潘慍曰：『吾對，汝能對，甘受汝侮。』金淆之，潘曰：『王大夫昆季築牆，一土蔽三人之體。』金即對曰：『潘先生父子沐發，番水灌兩牛之頭。』一座大笑。

陳啟東訓導分水，一人題橋上云：『分水橋邊分水吃，分分分開。』啟東過而見之，對曰：『看花亭上看花回，看看看到。』皆其地名也。

陳啟東嘗思『的頸葫蘆』，無有確對。一日，方浴而得之，曰：『空心蘿蔔。』天生語也。喜而躍，浴盆頓破。

蘇東坡在翰林時，北使以『三光日月星』請坡公屬對。坡公首以『四詩風雅頌』，妙矣，而又對以『四德元亨利』，『貞』字為仁祖諱，故缺之，畢竟不妥。陶庵對以『八脈寸關尺』，與首句並妙。

季祖廷尉公在燕邸寄一對句雲京師無有對者，出句云：『天啟七年，七月七日天氣。』陶庵對曰：『大明一統，一府一縣大名。』

季祖廷尉公面麻奇醜，眼眶臃腫，痘瘢層沓，短髭戟張，見者失笑。陶庵七八歲時，廷尉喜置之膝上，捋其髭。廷尉曰：『兒善屬對，為我作須對。』陶庵曰：『大人：美目深藏，桃核縫中尋芥子；勁髭直出，羊肚石上種菖蒲。』廷尉撫掌大笑。

歸安沈筠溪少絕敏慧，與弟在途，風雨暴作，遇陳方伯兄弟。方伯戲曰：『大雨沈沈，二沈伸頭不出。』沈應曰：『狂風陣陣，兩陳搖尾不開。』

蘇州吳厚墅麻臉鬍鬚，蒲田王玉峰面歪而眼多白。王戲云：『麻臉鬍鬚，羊肚石倒栽蒲草。』吳應曰：『歪腮白眼，海螺殼斜嵌珍珠。』聞者絕倒。

常熟嚴相公面麻，新鄭高相公作文用腹草，前後在翰林，高戲嚴曰：『公豆在面上。』嚴應曰：『公草在腹中。』

近傳聞一對無有對者，出句云：『儒忠恕，佛慈悲，道感應，三教同心。』陶庵對曰：『堯諮嗟，舜籲咈，禹咸若，一朝共口。』又：『漢勃［周勃］劭［應劭］唐功［徐有功］勣［李勣］宋勝［朱勝非］勛［王繼勛］，六臣協力。』

越有三號『彭山』：季以進士，程以指揮，彭以軍捨；而青衿有三號『六峰』：葉死，袁生，而陸正病篤。徐文長取以作對曰：『文彭山，季彭山。武彭山，程彭山。半文半武彭彭山；活六峰，袁六峰。死六峰，葉六峰。不死不活陸六峰。』

蘇州範長白無嗣，夫婦上天平山求子。蘇州人口號曰：『範長白夫婦上天平，乏子。』

後越中王宗溪、孫王剡生與陸御史夢祖、督學夢龍爭產，王拆其梁。陶庵取以作對曰：『王宗溪祖孫打雙陸，拆梁。』

韓襄毅巡江西，方鞫死囚，忽誦句云：『水上結冰冰上雪，雪上加霜。』久不能對，一囚曰：『囚冒死敢對。』公曰：『汝能對，貸汝死。』囚曰：『空中起霧霧成雲，雲開見日。』公撫掌稱佳，即為減死。

蘇州尤展成作對偶極工巧。戲作一對云：『天地小梨園，牽帝王將相為傀儡，二十一史演成一部傳奇；佛門大養濟，收鰥寡孤獨為丘尼，億千萬人遍受十方供養。』

尤展成對偶：『廣成修道一千二百歲，不知壺中日月纔過分陰；仲尼作史二百四十年，何如皮裡春秋都無一字。』『婺婦憂周，漆女憂魯，婦女之謀國，深於丈夫；田夫獻曝，野老獻芹，父老之愛君，真於卿相。』『馮瀛王首尾唐周五朝，無異夏姬三少；趙真定平分論語一部，恰似徐妃半妝。』『《法言》學《論語》，此陽貨之貌聖；王充作《刺孟》，亦桀犬之吠堯。』『二十四孝，貴人紫綬朱衣，笑半日黃粱美夢；三十六宮，美女翠鈿紅粉，哭一堆白骨秋墳。』『李巖老下四腳棋盤，賽過兩家三百六十著；劉玄石飲千日美酒，只當百年三萬六千場。』『生公聚石說法，問人反不點頭；太白邀月舉杯，算我誰堪對影。』『蠻觸氏干戈擾攘，蝸角裡百代春秋；槐安國朱紫榮華，蟻穴中一生仕宦。』『塵夢勞人，請倩鳥呼歸去；山靈好客，願隨石化飛來。』『枕流漱石，形骸自有山川；子鶴妻梅，眷屬豈無花鳥？』『草茅富貴，惟有百城書；煙火神仙，無如千日酒。』『眼前得失，但看棋局一枰；身後死生，總付蒲團半偈。』

燈謎

蜜蜂窠：放之則彌六合，收之則退藏於密。

竹簾：不用刀，只用篾，勒碎風，劈破月。

走馬燈：但見爭城以戰，不見殺人盈城，是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

半邊銅錢：四書一句：不能成方圓。又骨牌名一個：天地分。

影戲：做得好又要遮得好，一般也號做子弟兵，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。

黃蜂［如夢令］：

舞處腰肢纖瘦，繡處金針斜透。歸到洞房中，羞見蝶雙鶯偶。知否，知否？命裡生來獨守！

燈毬：六個姊妹閑耍，搭起鞦韆一架。高燭照紅妝，多在星前月下。春夜，春夜，處處柔腸牽掛。

花燈：四面笙歇鼎沸，兩腳何曾著地。只為有情人，遠在碧雲天際。迢遞，迢遞，流盡兩行珠淚。

帳偶：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備。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。

放鷂：孩兒意，只為功名半張紙。臨行時，惹母手中線，費幾許。只要去，扯不住。不愁你下第，只愁你際風雲，腸斷天涯何處。

銃楔：有放心而不知求，方寸之木，可使高於岑樓。

傘：開如輪，斂如槊，剪紙綢繆護新竹。日中荷蓋影亭亭，雨裡芭蕉聲肅肅。晴天則陰陰則晴，二天之說誠分明。安得大柄居吾手，去覆東西南北之人行。

皇曆：摸著無節，看著有節。兩頭冰冷，中間火熱。

筆：少年發白，老年發青。有事科頭，無事戴巾。

走馬燈［無際禪師詠］：團團遊了又來遊，無個明人指路頭。除卻心頭三昧火，槍刀人馬一齊休。

二僧兩頭睡［顧聖之作］：兩頭兩頭，口口兩頭。兩頭大，兩頭口；兩頭破，兩頭好；兩頭光，兩頭口；兩頭口，兩頭口。

叉袋［祝枝山作］：無物不開口，開口便成佛。盤多羅詰多，羅破多剎多佛多難陀。

鏡架：上無父母之命，下無媒妁之言。

木鑿：若要長，去兩頭；若要闊，去兩邊。

拆字

『他』字：問管仲。

『佯』字：何可廢也，以羊易之。

『州、洲』字：三點水，六點水，稱呼同，左右異。

『圉』字：國之所存者，幸也。

『秦』字：二畫大，二畫小。

『卜』字：上又無劃，下又無劃。

『乂』字：曲牌名，懶畫眉；骨牌名，八不就；俗語撇脫，又忘八。

『井』字：四十八個頭。

『氵易』字：古人名二個，曾點成湯。

『用』字：上有可耕之田，下有長流之川。一月復一月，兩月共半邊。一字共六口，兩口不周全。

『孕』字：上寫了一撇，下寫了一畫。

『田』字：四山縱橫，兩日綢繆；富是他起腳，累是他起頭。

『呆』字：出自幽谷，遷於喬木。

『晶』字：九晝六直，神仙不識。

『凡』字：鳳鳥不至。

『四』字：欲罷不能。

『斤』字：丘未能一焉。

『奇』字：可與立。

『春』字：節氣一個，春分。

『旭』字：節氣一個，重陽。

『本』字：無天於上，無地於下。

『美』字：俗語羊頭扯在狗腦。

『書』字：莫說盡盡頭，還有一日。

『冒』字：一日一月，其中稍缺。

『同』字：有用之形，無用之實；憎茲多口，遇吉不吉。

『哭』＜右口代以　＞字：俗語笑不得，哭不得。

『亙』字：尋三不見真可怪，一在其中二在外。

『吝』字：先生不通，文在口中。

『朿』字：不像東東翁，外貌則同；呆在肚裡，一字不通。

『樓』字：長子經過十八，矮子經過八十八，一個婦人底下壓。

『米』字：上面看來是八十，下面看來是十八，四面看來四個不，連環看來八個不。

『乾』字：上邊一個十，下邊一個十，中間一個不是十的日，直豎一個一，橫放一個一，下邊一個不是一的乙。

『蕃』字：只種一爿田，有草又有米。

『幾』字：俗語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

『埋』字：左邊一塊土，下邊一塊土，上頭打個箍，蘆圈中間還有一塊土。

『皿』字：似四非四，似血非血，仔細看來，孟子跌折。

『復』字：夏字少一撇，又在旁邊立，杠做揚州人，顧侯也不識。

『亞』字：若還加口便啞，不可有心為惡，中間全沒肚腸，外面任生頭角。

『尹』字：伊無人，羊口群，斬頭筍，減口君，拖尾全身醜，蹩腳半邊門。一條橫扁擔，擡起冷屍魂。

『王曰叟』字：兩山獨背背相連；兩山對面面相連；更有兩山對面處，巾間文筆直衝天。

『賞』字：和尚與秀才爭口，幫了和尚不成秀才，幫了秀才又不成和尚。

『資、賀』二字：貝字欠兩點，莫作目字猜；目字加兩點，莫作貝字猜。

『詞』字：未同而言。

『蠢、二』兩字：徐文長贈一妓為齋名，取義無邊風月。

『孟子一句』：道是二九一十八，又不是二九一十八；道是三八二十四，又不是三八二

十四；道是四七二十八，又不是四七二十八；道是五六得三十，又不是五六得三十。其實皆十一也。

『尹巨乂了』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

講書

餘姚先生講『其次致曲章』：大約第一等好麥都當飯吃了，其次的方纔制曲。曲做成時，自然方方正正成一曲形。成形之後，將他掛在檐際風曬，日久未免要蛀。蛀成窟窿，裡面漸漸透明。及至透明，遇風吹則翕翕自動。蓋其動時，已把初時形狀盡行變過，變之不久，一發零零落落，脫化在地矣。你道世間何物能如此脫化？唯天下蛀蟲為能化也。

又講『德行顏淵』節：德行顏是一個憊賴人，口嘴不好，冤那閔子牽了冉伯的牛。仲弓是他鄰舍，不忍坐視，出與處分，費了許多言語，說道：『閔子是個好人，你如何怨他偷牛，理合置酒討饒，必須宰鵝。』子貢在傍說道：『政是。』言政該如此也。兩邊情願，已將此事和息。冉有季在路上聞得此事，便學向子遊子知道，子遊子聞說，曰：『嗄，有這等事！』

補巧言後

妓王四面有紅疤，文長作《黃鶯兒》嘲之曰：『王四有天黯，火燒斑穢素綾，胭脂誤落饅頭蒸。似豬油帶精，似西瓜有丁，石灰壇上黃泥印。細論評，白羅帕上，累一搭月經痕。』

費文憲宏官侍郎，其兄為太常少卿。公宴，以少長易其位，劉瑾適過之，云：『費秀才以羊易牛。』公答云：『趙中貴指鹿為馬。』瑾怫然去。

廖鳴吾、倫彥式偕入朝，洞野曰：『有一偶語試對之：人心不足蛇吞象。』白山徐應曰：『天理難忘獺祭魚。』廖，楚人，倫，粵人，蓋以物產相嘲雲。

裡中有胡矮子，渾名三寸丁，縣前開一飯鋪，飭極精腆，以胡飯出名。曾石卿作《黃鶯兒》嘲之曰：『胡飯寸三高，進陰溝帶雉毛，鵝黃蠶繭燕氈帽。扇套兒束腰，拐杖兒等稍，紫榆綽板棺材料。擺搖搖，重陽白菜，錯認做老芭蕉。』

陶庵曰：自古箕山穎水，凡有隱士之名者，皆不成其為隱士也。何者？身既隱矣，焉用名之？使人知有箕山，知有穎水，則許由、巢父已遂不得自隱矣。王君公避世牆東，儈牛自隱，市囂廛雜，日日相見，而孰測其為兼山之遁乎？故曰：『小隱在山林，大隱在城市。』集隱佚第十三。

龍潭老人潛心古學，與吳康齋相友善，籬落蓬門，無人知識。陳白沙嘗以《周易》疑義質康齋，康齋曰：『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。』白沙如其言往謁，適老人雨中蓑笠犁田。乃延至家，與之對榻信宿，辨析疑義。白沙嘆服而去。老人語兒輩曰：『吳康齋非愛我者。』

朱逸，泰州人。樵柴易麥糈，擇精者供母，糗其糲秕以樵。一日，過道學王東崖閭，行吟曰：『離山十里，薪在家裡；離家一里，薪在山裡。』東崖謂其徒曰：『小子聽之，人病不求耳！』

虞原璩博涉經史，隱居瑞安，郡守何文淵時時乘小舟詣之，稱莫逆。一夕忽至，坐談久之，不覺夜半，村落無所覓酒。太守曰：『醯可代也。』璩遂出新醯，侑以蔬韭，對酌劇談，時人謂之醋交。

王麟州官關西，見二叟策杖而行，狀貌甚古，王問：『何以得此？』一叟曰：『力田收谷，可供饘粥；釀泉為酒，可留親友。臨野水，看浮雲，世事百不一聞。』一叟曰：『浚池養魚，灌園藝蔬，教子讀書。不識催租吏，不見縣大夫。』王作而謝曰：『真太古之民！』

李芟號岣嶁，武林人，住靈隱韜光山下。造山房數楹，盡架迴溪絕壑之上，溪聲淙淙出閣下，古木蓊翳，大有幽致。山人居此，孑然一身。好詩，與天池徐渭友善。客至，則呼僮駕小舟蕩槳於六橋、西泠間，散發箕踞，淡然嘯歌。自礫石為壙，死則瘞於山房之側。

王元章攜妻孥隱九里山，種梅千樹，題其居曰『梅花書屋』。春時，梅子結實賣錢，每一樹若干錢，以紙裹識之。逐日支用，則記曰食梅幾樹。大雪，赤足上爐峰，四顧大呼曰：『天地間合成白玉，使人心膽澄澈，便欲仙去！』

伍雲居新會山，南有大江，自以意為釣艇，買瑟一張，設供具其中。遇良夜，皜月當空、乘艇獨釣。或備茗果，招友人共啜，悠然坐艇尾賦詩，扣舷賡和，不知天壤之大也。後即以所居北巖築草屋三楹，名曰『尋樂往來居』。

張詩自號崑崙山人，居北平。所居一畝之宅，擇隙地種竹。每遇風雨飄蕭，披襟流眄，相對欣然，命酌就醉。興到，跨蹇信所之，雖中途遇風雨、受飢寒，不改悔。所著《罵鬼》、《詰發》、《笑琳》等集，雄奇變怪，覽者不敢以今人目之。字畫放勁，得其一幅，揭之壁間，可以驚人，亦足驅鬼。

孫宜弱冠舉賢書，五上公車而五躓，因不復應制。自號洞庭漁人，人呼之『漁人』則應，他呼之則不應。漁人薄有世業，盡斥為園圃、臺榭，購異書、名畫、古器實其中，而園中多植奇卉怪木。素嗜酒，乃益釀酒。客來，毋問貴賤輒留飲，飲輒醉，醉則不問客所去。遇佳辰日日如之。

高瀔自號石門子，善畫。家貧，嗜酒，日酣飲，醉則狂叫放歌；醉甚，即散發赤腳，軒軒起舞。又自號鬘仙。裡有宋子者，與瀔善，病瘧一歲，瀔往問之，宋強起就榻，因飲之酒。酒酣，瀔染筆畫菊數本，倒垂懸崖，香姿隱隱，有飄拂流動之致。宋泠然疏爽，因再請。復寫奇石亭立，雙竹淩空，蕭蕭數葉。宋躍起視之，毛髮俱竦，是日瘧遂差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『少陵有佳句，不若鬘仙筆。』

陸包山家支硎旁，所居有山水之勝。藝菊數百本，五色相鮮。佳客至，輒解衣伏雌鬥酒，彌日夜不倦。有腴田數頃，忽盡棄之，留以供客，以此自老。

陳海樵鶴營二別業：在山者為息柯亭，在水者為曲池。山人好古，買奇書、名畫、鼎、彝、樽、罍，所藏皆三代法物。既善詩文，復精書畫。座上賓客常滿。山人多材多藝，觴舉酒酎，其所戲弄者：彈琴、撥阮、鼓瑟、吹笙、品簫、度曲、蹴踘、投壺、雙陸、圍棋、說書、演劇；瑣至吳歈、越曲、梵咒、道章、伐木、挽石、懺辭、儺逐、萬舞、偶戲，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之者，一遇興至，輒自為之，靡不窮態極調。四方之人得接見顏色，豐頤美髯，眉目如畫，望而知為神仙中人。

楊鐵崖老居泖湖，駕春水宅往來苕霅之間。有小海生賀公為『江山風月神仙福人』，且貌公小像，題其上曰：『二十四考中書令，二百六字太師銜，不如八字「神仙福人風月湖山」一擔擔。』

楊鐵崖晚年臥起小蓬臺，不復下。直榜於門曰：『客至不下樓，恕老懶；見客不答禮，恕老病；客問事不答，恕老默；發言無所忌，恕老迂；飲酒不輟樂，恕老狂。』其誕情傲世如此。

王光庵遁跡西山，姚少師以舊好訪之，謂曰：『寐寐空山，何堪久住！』答曰：『多情花鳥，不肯放人。』

王陽明塾師許半圭為姚江隱士，陽明十四歲即從之學。每當風雨晦冥、雷電交作，令陽明獨行城上，緣城走四十里，以練其膽力。嘗授陽明以武侯陣法。一日，陽明閉戶用赤白豆壘陣圖未完，呼侍午膳，先生大驚曰：『爾作何事，面上殺氣如許？』陽明告以實。先生喜曰：『爾便解此耶！』更進以遁甲諸書。海日公嘗夜至書捨，見陽明躍水上，不敢叫而去。及陽明巡撫江西，別先生，先生曰：『勿錯認帝星。』蓋楚分野鄰江右，世宗在楚，恐其錯認寧王也。陽明至江西，寧王將舉事，先生令其子貽陽明以棗、梨、江豆、西瓜子四物，陽明驚曰：『此先生教我蚤離江西也！』遂有查亂兵之行，得不與濠難。後陽明封新建伯歸，冕服往拜。先生方與老妻磨麥，呼陽明磨前立，曰：『完此鬥麥，與汝語。』陽明植立不敢動。先生磨麥完，陽明肅拜，先生第舉手小俯之，徐自汲水，令老妻做麥餅款陽明而別。

卓彥恭嘗過洞庭，月下有漁舟棹其傍。彥恭問：『有魚否？』答曰：『無魚有詩。』乃鼓枻而歌曰：『八十滄浪一老翁，蘆花江水碧連空。世間多少乘除事，良夜月明收釣筒。』問其姓氏，不答。

徐文長作《鎮海樓記》，胡少保酬以百二十金，文長謝侈不敢受。少保曰：『我愧晉公子，於是文乃遂能愧湜？倘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，我其薄矣，何侈為？』文長乃持歸，買城南地十畝，有屋二十有二間，小池二，以魚以荷，木之類，果、花、材三種，凡數十株。長籬亙畝，護以枸杞。外有竹數十個，筍迸雲。客至，網魚燒筍，佐以落果，醉而詠歌，顏其堂曰『酬字』。

陶庵晚年號六休居士，白嶽問其說，陶庵曰：『粗羹淡飯飽則休，破衲鶉衣暖則休，頹垣敗屋安則休，薄酒村醪醉則休，空囊赤手省則休，惡人橫逆避則休。』白嶽曰：『此大安樂法也。』

敖清江曰：『金溪胡九韶學《易》潔修，每日晡，焚香頓首，謝天賜一日清福。妻笑日：「一日三餐菜粥，何名清福？」九韶日：「吾生無兵禍，家無飢寒，榻無病人，門無訟事，非清福而何？」予童時聞而笑之。逮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寇，己卯遭宸濠之變，避難山中，飢渴顛踣，始信九韶之言良然！』

陶庵曰：東坡性不忍事，嘗云：『如食中有蠅，吐出乃已。』故一生坎坷，多以口舌為祟。沈青霞以調笑殺身，王弇州以調笑殺父。審是，則為人在世，自當捉鼻掩口，用以免禍矣。吾想月夕花朝，良朋好友，茶酒相對，一味莊言，有何趣？向眉公曰：『留七分正經以度生，留三分癡呆以防死。』集戲謔第十四。

王季重與倪玉如皆善書，王書瘦長，倪書棱角。王戲之曰：『倪鴻寶，爾書象刺菱翻筋鬥。』倪應曰：『爾書象蚱蜢豎蜻蜓。』

蔡中丞敬夫宴王季重於滕王閣，兩人佇看落照，敬夫眇一目，季重顧而笑曰：『王勃序妙至此！』敬夫詰之，王曰：『落霞與孤騖齊飛，年兄孤目正對落霞。』敬夫面赤至頸。

越中詩客某某約王季重同掃徐文長墓，且作詩吊之，季重曰：『掃墓甚善，但不可作詩。』詩客問故，季重曰：『何苦又要他死一遭。』

顧太僕居憂，鬚髮盡白。起復北上，以藥染之，人笑曰：『顧太僕鬚髮亦起復矣！』

胡青蓮與俞伯和交厚，而意甚不合。青蓮曰：『餘與伯和交厚只多一頭耳，他殺得我亦好，我殺得他亦好。』時人謂之刎頸交。

趙介臣為清朝教官，其友孟子塞致書責之，謂：『吾輩明倫政在今日，爾奈何為教官，且坐明倫堂上？』介臣愧不能答。兩年後，子塞亦貢，亦為教官，晤介臣，介臣曰：『天下學宮制度不一，豈貴庠沒有明倫堂耶？』

徐文長厭對禮法士，所與狎者多詩人酒客，亦復磊落可喜者，人與淡輒稱佳。有柳生九喜評駁古人，常恨孔明不善用兵，歷數可破魏擒曹處皆失著，至欲裂眥。及去，文長送之，扉半闔，睨而曰：『嘖嘖，不道短柳九辦殺曹瞞。』

先大父髫時入獄中候文長，見囊盛所著械懸壁間，大父戲之曰：『豈先生無弦琴邪？』

文長撫其頂而笑。

李司李與祁德公厚，所關說者乃子衿王君達事。君達對簿，司李曰：『祁二相公言爾爾。』君達曰：『我王三相公言不爾爾。』司李曰：『秀才在我前輒自稱相公？』君達笑曰：『祁二相公非秀才邪？』司李一笑而罷。

迂仙見馬帶鈴，問曰：『馬何為帶鈴？』曰：『恐其道上撞人耳。』迂曰：『鶉鴿在天上，有何人可撞？』曰：『鶉鴿恐鶻子打去。』迂曰：『佛殿掛鈴怕恁鶻子？』曰：『佛殿怕鳥鵲做窠。』迂笑曰：『鋪兵腰間有何鳥鵲做窠？』人不能難。

迂仙宵行，頭著鳥糞，心甚慊之，乃賒一豬首解禳，久逋不還。屠戶索之甚急，迂仙曰：『逋，故當還。然吾有數說，聊為解之。』屠曰：『尚有何說？』迂曰：『譬如此價蚤蚤還你。』屠曰：『蚤蚤還我，利上復有利矣。』遷曰：『譬如此豬竟不生頭奈何？』屠曰：『世間那有豬不生頭之理。』迂曰：『譬如前日這一堆鳥糞撒在你的頭上。』屠曰：『今日遇你，勝著鳥糞矣！』

先大父令清江，一寮友令宜春者，少年滑稽，一日小飲，歌兒供唱，大父戲曰：『唱《宜春令》。』少年即應曰：『再唱《清江引［尹］》。』

大父與宜春令同候直指審錄囚，宜春令拱手問曰：『敝囚犯已在門外，不識貴囚犯到否？』

大父與宜春燕飲，起席小遺，宜春摳衣越次而言，曰：『雖［尿］無先後之分，而有緩急之序。』

伶人駱嘻嘻扮霸王，規模氣度無不妙，而喉嚨稍啞。大父在座曰：『霸王聲欠響耳！』駱嘻嘻插一諢曰：『孤家是恁般喑啞叱咤。』

成化末，刑政多乖。阿醜劇戲於上前，作六部差遣狀，命精擇之，一人云：『姓公名論。』主者曰：『公論如今去不得。』一人曰：『姓公名道。』主者曰：『公道如今行不通。』後一人曰：『姓胡名塗。』主者曰：『胡塗如今纔是當行！』

中官阿醜於上前作院本，時王越、陳鉞媚汪直結為死黨。醜作直持雙鉞趨蹌而行，或問

之，曰：『吾行兵惟仗此兩鉞耳！』問鉞何名，曰：『王越、陳鉞。』

保國公石亨私役禁兵二千治第。阿醜演《千金記》言：『楚歌吹散了六千兵。』內曰：『八千兵怎落了二千？』阿醜曰：『那二千為保國公造房子，還吹不散。』

朱文懿當國，其子納言石門廣置田宅。居近南門，凡南門外坐朝問道，四號田欲買盡無遺，巧取豪奪，略無虛日。外祖陶蘭風先生謔之曰：『石門你只管坐朝問道，卻忘了垂拱平章。』

成化末年，言官緘默不言朝事。孫禦醫素善謔，人問生疥何以治之，曰：『請六科給事中口餂之即愈。』人問故，曰：『不語唾可治疥也。』

淩某拜分宜為父，人稱其為『嚴子陵』。後有縉紳王姓者，抱他人子為孫，遂以『王孫賈』對之。

王槐野問王元美曰：『趙刑部某治狀何如？』元美曰：『循吏也，且苦吟。』槐野曰：『循吏可做，詩何可便做？』

一道學講萬物一體。一生曰：『設遇猛虎，此時何以一體？』一生曰：『有道之人履虎不咥，必騎在虎背。』周海門笑曰：『騎在虎背還是兩體，到底吃在虎肚方是一體。』

蘇人好遊，袁中郎詩云：『蘇人三件大奇事：六月荷花二十四，中秋無月虎丘山，重陽有雨治平寺。』

吳玄水少以牛稱，松江人為作七事件：『一字曰「則」，二字曰「冉伯」，三字曰「以羊易」，四字曰「吾何愛一」，五字曰「五羊之皮食」，六字曰「百乘之家不畜」，七字曰「謨蓋都君咸我績」。七書語既奇，而更妙在句句葉韻。

新安許誌吉以大理評事出賣黃山，鄉人恨之。直指賈繼春送一匾曰『大卜於門』，次日於字上稍加筆畫，改作『天下未聞』。許大怒，拭去。次日，又改作『閹手下犬』；再次日，又改作『太平拿問』。魏璫敗，直指縛至太平府勘問，果應其讖。

紹興一百戶送親，穿大紅圓領，優人謔之。考試官出一對曰：『紙灰化作白蝴蝶。』一

士子對曰：『百戶變了紅蜻蜓。』一座大笑。

越中一衙役諢名老蛤蚆，一日赴席，僭戴方巾。優人演劇，唱『禪機玄妙』，小醜諢曰：『田雞圓帽，則老蛤蚆好戴方巾矣！』

張筏庵眇一目，常贊千手千眼觀世音像，曰：『汝有千目，眾皆了了。我只雙眸，一明一眇，多者太多，少者忒少。』

李九我在禮部時好施，日至部，丐者攀輿接路，李不覺色喜，對僚佐強作不堪狀。楚人吳化為郎，進曰：『老先生衙門原系教化之門。』李默然。越日，化左遷。

蕭山腳夫遇冬天破壁風冷，輒嘆曰：『西興風也作怪，在戴老爺家過夏，偏到我家過冬！』

張江陵病，百官設醮，已而病劇，大臣復有舉者，申瑤泉笑曰：『如此，則相公再醮矣！』

祝枝山右手駢拇指，或戲之曰：『君之富於筆劄，應以多指。』枝山應曰：『誠不以富，亦祗［指］以異。』

嚴介溪誕辰，諸翰林稱壽，爭呈其面。時菊花滿堂，陸平泉獨退處於後，徐曰：『不要擠壞了陶淵明。』

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，所至暴橫，官員接見，多遭叱辱，必先問曰：『你紗帽是那裡來的？』一令略不為意，大用喝問如前，令曰：『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禿白銀子買來的。』大用一笑而罷。

許公國與申公時行相約往一公所，申往，許拉之，許曰：『此纔午時，即行乎？』申應曰：『既以身許國，不得不爾！』

達毅與王達同為郎中，一日僉公移，王戲曰：『每書銜名，但以公上，為我之下。』毅應曰：『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。』

周文襄在姑蘇日，有報男子生兒者，公不答，但目諸門子曰：『汝輩慎之！』

袁中郎與陶石簣遊西施山，信宿而去。後陶與袁書云：『昔日與石公宿幾夜嬌歌艷舞之山。』袁曰：『此書須註明，不然，累弟他日諡文恪公不得也。』

王弇州赴一富人席，設饌有臭鱉及生梨子。弇州捉鼻曰：『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過死鱉與生梨。』坐客大噱。

正德間，有無賴子好作十七字詩。太守祈雨不應，作詩曰：『太守出祈雨，萬姓皆歡悅，昨夜推窗看，見月。』太守知，使使捕至，曰：『爾善作十七字詩，試再詠之，佳則釋爾。』即以別號西坡命題。其人應聲曰：『古人號東坡，今人號西坡，若將兩人較，差多。』太守怒，杖之十八。其人又吟曰：『作詩十七字，被責一十八，若上萬言書，打殺。』太守笑而釋之。

一人亦喜作十七字詩。見有婦人過前，作詩曰：『走過一嬌娘，羅裙繞地長，金蓮剛四寸，橫量。』後以事發配鄖陽，母舅送之，相對泣，母舅眇一目，作詩曰：『發配在鄖陽，見舅如見娘，兩人齊下淚，三行。』

隆慶戊辰，有私閹火者張朝，假傳奉旨來浙選繡女，民間女子十二三以上者婚嫁殆盡。有作詩嘲之曰：『抵關內使未為真，何必三杯便做親？夜來明月樓頭望，嚇得嫦娥要嫁人。』

陸楠上公車不第，道揚州，鈔關戶部稅其舟。楠投一詩云：『獻策金門苦未收，歸心日夜向東流。扁舟載得愁千斛，幸遇明王不稅愁。』戶部見詩，迎而禮之。

孫太初隱居西湖，仿林逋妻梅子鶴，後變節徙湖州，連娶二婦。有士人調之曰：『僕從西湖來，有尊眷二人譙兄。』孫問：『何人？』士人答曰：『是梅令政、鶴令郎耳。』

冏卿胡璞完居家極儉樸，有疾延醫，醫方中有用人參者輒抹去。嘗曰：『別人家吃人參忌蘿蔔，寒家是吃蘿蔔忌人參。』

無賴子題妓館壁上：『春王正月，公與夫人會於此樓。』一士人題其下云：『夏大旱，秋飢，冬雨雪，公薨。君子曰：不度德，不量力，其死於飢寒也，宜哉！』

一醫者死，其子向王弇州乞墓銘，弇州曰：『墓銘不真則不傳，吾為尊公銘之，』銘曰：『某公某，少學歧黃之術，壯而欲行之，偶感微疾，姑自試之，暴卒。』

王弇州為郎，時適有宴會，嚴世蕃候久方至，弇州問之，曰：『病傷風耳。』弇州笑曰：『爹居相位，怎說出傷風？』座客大笑，世蕃銜之。

徐華亭婿顧某謁一薦紳，有坐客問云：『此君何人？』薦紳曰：『當朝宰相為嶽丈。』

袁中郎與江盈蘿分宰長吳二邑，中郎一無問饋。時兄袁石浦宗道在翰林，江嘲中郎曰：『他人問饋，以孔方為家兄；君不問饋，以家兄為孔方耳。』

席書以議大禮擢禮部尚書，尋加宮保。一內臣見其腰玉，陽為不識，曰：『此帶是大理石所為耶？』

劉子儀不得大用，稱疾不出。朝士問疾，劉云：『虛熱上攻。』石文定在座，云：『只消一把清涼散。』［西府用清涼傘］

程學士敏政主試鬻題，伶人誚之，持雞出，白此雞價值千金。問曰：『此何雞而價高若是？』對曰：『此程學士家雞，只賣他一個五更啼耳！』

馮具區攜妓泛西湖，泊定香橋，有群少年擁觀，公命移舟。少年輩大罵曰：『爾不過會元祭酒，吾輩後來殆將勝汝！』公命使者曰：『致上秀才，縱若隨後趕來，老夫已過學士港矣！』［西湖清波門有學士港］

熊敦樸左遷通判，辭張江陵，江陵曰：『我與爾痛癢相關，自當留意。』熊曰：『老師恐未見痛？』相公問故，熊曰：『王叔和醫訣云：痛則不通，通則不痛。』江陵大笑。

陳白沙當成化初會試時，好新奇，作『老者安之』三句題破云：『物各有其等，聖人等其等。』試官戲批其傍云：『若要中進士，還須等一等。』

徐文長作時藝，常以戲謔行之。作『公孫衍、張儀』至『妾婦之道』題，破曰：『尚論戰國之士，時人雄之，而大賢雌之也。』士林傳以為笑。

丹徒靳少師繼妻請旌，吳宗伯曰：『夫人受一品封，自應守節，旌不合例。』徐華亭力為言之，宗伯笑曰：『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邪？』

劉定之昇洗馬，朝遇少司馬王偉，王戲之曰：『太僕馬多，煩洗馬一一洗之。』劉笑曰：『何止太僕，諸司馬不潔，我亦當洗。』

閩中蔡大司馬經初姓張，一日與龔狀元用卿同席，演《琵琶記》至趙五娘上路，蔡戲龔曰：『狀元娘子何至如此！』後至張廣纔掃墓，龔指曰：『這老子姓張，如何與蔡家上墳？』

丹徒靳閣老有子不肖，而孫又登第，閣老每督責之，其子應曰：『翁父不如我父，翁子不如我子，我何不肖？』閣老大笑而止。

安給事磐，四川人，初度避生，同僚尋至避所。蔡巨源戲曰：『一老鼠見貓，避一瓶中。貓捕之不得，以須撩之，鼠因噴嚏。貓在外呼曰：「千歲！」鼠日：「汝豈真為我壽，誘我出，欲咬嚼我耳！」』安笑而出。

葉副使繼山少有老鼠之號，其嗣君入泮，先大父以禮幣賀之，見繼山連揖，曰：『龍生龍，鳳生鳳。』繼山大笑，以拳築大父背。

王文成封新建伯，著冕服入朝，有帛蔽耳。某公戲曰：『先生耳冷！』文成笑曰：『我不耳冷，先生眼熱。』

廬江尹李公有門子甚荷寵，一日，諸寮畢集，共諛之，或云『龍陽』，或云『六郎』，霍山尹羅公獨曰：『此王戎後身也！』李驚問故，羅曰：『因前生鑽李，今來還債耳。』

上虞徐鴻儒以壬子中順天鄉試，而乙卯浙江有屠鴻儒者亦舉賢書，陶庵戲之曰：『壬子有個徐，乙卯有個屠，雖然談笑有，卻是往來無。』

陸楚生從堂侄大成發解南京，楚生見人必呼『大成捨侄』，人多厭之。時弇州在座曰：『當不得他還一句「遠房阿叔」也。』眾為捧腹。

王伯固令太和，一士子昂然進曰：『一等生員告狀！』伯固斂容，徐答曰：『三甲進士不準。』

羅汝敬、馬鐸同在館閣，冬月，羅不戴暖耳，馬不穿氈襪，時人戲曰：『騾耳馬足。』

田登作郡，怒人觸其諱，犯者必笞，舉州皆諱『燈』為『火』。值上元放燈，吏揭榜於市曰：『本州依例放火三日。』陶庵曰：『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小百姓點燈。』

越中縉紳有五女，次第遣嫁，心甚厭之，乃作詩曰：『三女之門盜不過，我今五女更如何？可憐一對愚夫婦，專替人家辦老婆。』

紹興岑太守喜作諧語。家灣州守太初公求釋一枷犯，岑執不許，曰：『承教只枷一日。』太初曰：『何在一日？』岑曰：『雖加一日，愈於已。』太初曰：『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』遂一笑而罷。

吳中一先輩納二寵，托祝枝山命名，祝以忠奴、孝奴名之。先輩曰：『用忠孝太板。』枝山笑曰：『孝當竭力，忠則盡命。』先輩大笑。

楊醫官傳食絹方為神仙上藥；又一方，有寒疾，蓋稻薦即愈，或嘲之曰：『君吃衣著飯，大是奇方。』

白子熙以布衣講學，赴席見盛饌，謂世風不古，必痛哭流涕。席散，袖果餌歸餉孫子。有柿著水，以口吮之盡以入，袖所仗惟肉。大父戲之曰：『是［柿］可忍［吮］也，孰［肉］不可忍［吮］也。』聞者噴飯。

陸柱史二公郎，其諢名，長曰『本地叫化』，次曰『來路叫化』。大父斫園成，二公郎來遊。大父命友人曾石卿導之。及去，大父問曰：『陸公子何說？』石卿答曰：『大公子曰：「好好！」二公子日：「好好好！」』

陸二公子造園亭於東郭門外，屬仲叔葆生取一園名，仲叔謔之曰：『園近東郭而鄰地多墓，當名以「東郭墦間」。』聞者絕倒。

錢嶽陽初昇太平太守，而浙中訛傳有倭寇，寧紹懮之。王季重晤嶽陽，笑曰：『政是寧

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。』一座大笑。

祁世培塾師曰大先生，雲南歸，攜一竹汗絡，初壞幾節，即尋本地細竹補之。後經四十餘年，所補殆遍，而雲南竹無一存者矣。故凡事失其本來者，輒呼之曰『大先生汗絡』。

越中醫士以乘轎為尊重。有一名醫獨喜步行，客問曰：『先生負此重名，何不擡轎？』名醫笑曰：『我是刑部郎中。』

山陰令馬公如蛟，和州人，試童子以一鼓、二鼓、三鼓收卷，三案復試。會稽令陳公國器，福建人，招童生以大圈書名。越人對之曰：『馬山陰，三通花鼓，和州叫化；陳會稽，一團煎餅，福建傾銷。』

明時有一縉紳自刻其文集，語極膚淺。問於作者，曰：『吾文何如古人？』或對曰：『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，故漢曰漢文，唐曰唐文，公之文，可謂「明文」也。』其人不悟。

楊昇庵云：『滇中有一先輩，諭諸生讀書為文之法甚悉，語畢問諸生曰：「吾言是否？」一人應日：「公，天人也，所言皆是天話。」』

焦芳初還朝，失記朝儀，問李西涯，西涯曰：『以鳴鞭為度：一鞭走兩步，再鞭又走兩步，三鞭上御道。』芳諾之，旋悟曰：『公乃戲我。』

王元美宴客，王偶泄氣，客皆笑之。王拈一令曰：『要四書中一「譬」字。』王先道『能近取譬』，眾皆舉『譬如北辰』、『譬如為山』等語。王笑曰：『我「譬」在下，公等「譬」乃在上。』各罰巨觥。

葉仲子論荊公《字說》之妙，因及『疾病』二字，從丙、從矢，蓋言丙燥、矢急，疾病之所自起也。一友以『痔』字難之。沈伯玉笑曰：『因此地時有僧人出入，故從寺也。』眾方哄堂，一少年不解，問葉，葉曰：『異日汝當自解。』眾復哄堂。

焦芳面黑而長如驢，嘗謂西涯曰：『公善姑布，煩一相我。』西涯左右視曰：『左半面像馬尚書，右半面像盧侍郎，公位必至此。』馬與盧，合乃『驢』也，芳悟始笑。

金陵吳擴有詩名，曾有《元日懷嚴分宜相公》詩。一友見之戲曰：『開歲第一日，懷當

朝第一人，如此便做到臘月晦日，亦懷不著我輩也。』吳笑而甚慚。

二酉叔至陸二公子園亭，見吊人廡下撲之，問公子，公子曰：『雨大，偷掘我塘，池魚盡走，故撲之。』二酉叔笑曰：『此打有典，據《千字文》曰「弔民伐罪，有虞［魚］陶［逃］唐［塘］。」』

倪康侯善諧謔。一日與商氏昆季席散，攜燈塞巷，康侯口佔一絕曰：『雪片燈籠點得忙，尚書兵憲與都堂。只有秀才難出色，傍邊細註益三房。』友人大笑。

一腐儒最不能弈棋，又侈口目負，每對局必敗，乃憤恥不復弈。一友詰其何以不復弈，其人以持五成對。友曰：『弈不在五戒之內，何以戒弈？』其人曰：『弈不免殺，五戒以不殺為首，故戒之。』葉晝從傍笑曰：『如此說，公卻替別人戒了。』

長安有武弁喜作詩，逢人輒口誦不已。一日，見王季重，開口便誦，季重曰：『待寫出來請教。』即命索筆，季重曰：『待刻出來請教。』

督學將至姑孰，有三秀才理經不熟，謀燒棚廠，將舉火，被獲。王季重為令，判其牘曰：『一炬未成，三生猶幸；萬一延燒，罪將何贖？須臾乞緩，心實堪哀。閒考即已命終，火攻乃為下策。各還初服，恰遂驚魂。』

王季重與吳、施兩同年劇談，施臞，言寒可畏；吳肥，言熱可畏，爭持久之。王季重曰：『以兩君之姓定之，不相上下，一曰「迎風則僵」；一曰「見月而喘」。』

梅季豹、謝少連、柳陳夫、虞伯子、宋獻孺訪王季重，俱集姑孰，季重觴之。一優豎甚麗，酒酣，柳掀髯曰：『臨邛令已妙矣，但少一卓文君耳！』季重捉鼻笑曰：『這其間，相如料難是你。』

白下一吏部步杜工部《秋興八首》，屬王季重和之。季重曰：『此時還正夏日雨，免何如？』

由拳一衿頗有意思，熊芝岡考置四等，王季重慰之，此生曰：『宗師重在四等，甚是知音。』季重曰：『果然。大吹大打極俗，不若公等鼓板清唱也。』

王季重入覲，過一好弈年友，曰：『上門欺侮。』年友曰：『徑送書帕則訖，何必又借棋盤。』季重曰：『不是書帕，還是怕輸。』

王季重令姑孰，有女將嫁，其父索重聘，遂失期。此女忽持一絹而去，大索不得。月餘，得之鄰居宋皮匠櫃中。季重判其牘曰：『勒加羊饋，遂至鶉奔。事之以幣，反叨西蜀之文君；射不主皮，豈料東鄰即宋玉。十纖刺繡，落在錐刀；一貌如花，食此牛氣。夜行晝伏，憐喜懼之兼施；日居月諸，嘆尺尋之不定。亡人以為寶，巧雖韞櫝而藏；遁世不見知，悶乃穴革以出。手足盡露，彌縫之術終疏；寢處太甘，鑽隙之緣亦盡。既奸所之見獲，各決杖以何辭。女既無良，夫麾是聽，父難免罪，眾唾咸歸。』

王季重族人犯杖罪，的決而出，季重慰勞之曰：『爾可改過，今後是個名人了，「七十杖於國」矣！』

徐兵憲戲董比部懼內，比部曰：『人不懼內，必為亂臣賊子矣！』季重曰：『不爾，亂臣賊子懼。』

鄂君在坐，張參軍佞之曰：『尊公當日亦芳致。』王季重曰：『又追王太王王季。』

錢理齋善寫照，有蘇友欲駕之，然所貌殊不是。一日請評，壬季重曰：『理齋那得如君，渠筆淺易，一望而盡；不若君能變幻，令人仿佛，費沈思也。』

陶蘭亭二連襟：一老童不得進學，一進學而近降青衣。蘭亭戲之曰：『我兩姨夫，《論語》上早已說破，一曰苗而不秀，有姨以夫；一曰秀而不實，有姨以夫。』

蕭山縣秀才瞋西興腳子不稱『相公』，而稱『公相』，告之縣令，令曰：『何煩乃爾？』秀才曰：『即如見父母不稱「老爺」，而稱「爺老」，如何恕得？』

吳松間有一縉紳閨門不正，鄉人揶揄之，作一對榜其門曰：『孝弟忠信禮義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』見者捧腹。

越中水澄劉氏子面方口闊，有號石獅子者，後為侍郎公。鄉賢、秀才一日衣冠見其族長，族長笑曰：『今後石獅子當改為銅獅子矣！』或問何也，族長曰：『口內要吐出香煙。』

吏部書辦設席請蕭王，二酉叔戲之曰：『公輩作福，當奉祀趙玄壇。』諸書辦問曰：『何請也？』二酉叔曰：『公等在部，多用黑虎跳，故須祀之。』

嘉善樂元聲、和聲、駿聲弟兄三人皆名進士，乃認嶽武穆為祖，改姓嶽氏，遂佔踞嶽墳，奪其世產。杭人恨之，乃作一小劇：嶽鄂王坐堂皇，先呼其長進曰：『爾何名？』曰：『元聲。』曰：『元，吾仇也，爾奈何名元？亟出之！』呼其次進曰：『爾何名？』曰：『和聲。』曰：『吾梗和議而致殺身，秦檜主和，吾所痛恨也。亟出之！』呼其季進曰：『爾何名？』曰：『駿聲。』曰：『拐子馬，兀术所以取勝，馬亦吾敵也。亟出之！』三人逐出，傍徨廟門。外扮樂道德上，呼曰：『爾輩皆吾後裔也，何苦受鄂王嘔氣？快快隨我回去！』拉以俱下。無賴子為之，雖甚惡薄，而亦多雋巧。

陶庵曰：尼父莞爾弦歌，而弦歌有何可笑？佛祖拈花一笑，而拈花有何可笑？陸士龍服縗臨澗，笑幾溺水，而服縗臨澗有何可笑？然而觸目會心，忽然頤解，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。故笑，如做夢，有想有因，不可強也。馮子猶集古今笑，而以天地間忠孝廉節極正經之事，俱付之一笑，則亦今日之孔文舉、禰正平矣。餘所記者則大異是。記一可笑之言，無不噴飯；記一可笑之事，無不掀髯。縱使包待制冷面寒鐵，偶見一則，亦不得不為之河清一度也。集笑談十五。

武宗在宣府迎春，借諸劇戲飾，大車數十輛，令僧與妓女數十人共載。妓女各執皮球，車馳，妓女交擊僧頭，或相觸而墮。上大笑以為樂。

浙中一縉紳學仙，引導許久，妄自意身輕可以飛舉。乃於園中疊案數層，登而試之。兩臂纔張，遽而墮損，醫治彌月方愈。語人曰：『但願吾做得半日神仙，便死也甘心。』

武宗朝，以國姓朱，禁天下畜豬，殺豬者罪無赦。凡民間小豭皆棄之，溝渠市河為滿。

高郵學正夏有文，弘治末獻書闕下，曰『萬世保豐永亨管見』。上嘉之，更『管見』兩字曰『策』。夏遂書官銜云『獻萬世保豐永亨管見，天子改為策字，高郵州學正夏有文』。

徐侍御如珪謫出，後遷廷評，不欲忘舊銜，投臺中刺曰『臺末』，於他刺曰『臺駁』。又有太常少卿白若璉，性謙下，投諸貴人刺曰『渺渺小學生』。好事者作謠曰：『臺末臺駁，渺渺小學，同是一珪，徐如白若。』聞者絕倒。

歸太僕謫官吳興，每理事，吏胥雜役環擠案傍，幾不容坐。歸以朱筆飽蘸捉向諸人曰：『若輩若不速退，我便灑將來也。』合堂大笑。

吳康齋召至京師，以兩手大指、食指作圈曰：『令太極常在眼前。』長安街上小子常以蘿蔔投其中戲侮之，公亦不顧。

袁太沖同二縉紳在賓館坐久，一公曰：『司馬相如日擁文君，好不作樂。』一公曰：『宮刑時卻自苦也。』袁閉目搖首曰：『溫公吃一嚇。』

越中有李少白者，書畫皆俗筆，而自負能詩，乃作字說曰：『先人號繼白，而某號少白，某所少者乃李太白之白，非先人繼白之白也。蓋先人不能詩，某則何所少哉！』

李少白作《倒櫂船》詩云：『越地無車馬，乘船便當街。渾身著木屐，未死進棺材。蛻殼鑽篷出，攛梭下堰來。夜深相遇處，你隴我儂開。』

王侍御家資數十萬，每夜必與妾婢數沁茶青豆，客至幾次，共用豆幾十粒，仗幾十粒，必交盤入冊。侍御出見客，腰間瑯瑯有聲，則其廄庫、廚榼各門匙鑰也。

北地盛作跳神，召戲則戲，召酒則酒，召食則食。有跳神者見主人堂後有琵琶兩具，誤認以為火腿，呼曰：『急煮後堂火腿來！』主人跪拜曰：『尊神，實是琵琶，不是火腿。』跳神大聲曰：『你凡人叫做琵琶，咱天上叫做火腿！』

蘇州吳上捨不讀書而好為勢交，一日聞友人讀《歸去來辭》，至『臨清流而賦詩』，遽問曰：『是何處臨清劉副使？幸攜帶往賀之。』友人曰：『此《歸去來辭》。』乃曰：『我道是見任上京，若是歸去者，不往也罷。』

先伯九山為延平令，胞弟紫淵至署，見案牘中有武舉某者告狀，即大怒，促九山立拘其人，痛責三十，發重監羈候。九山俟其氣稍平，問之曰：『是人於何處得罪吾弟？』紫淵笑曰：『渠何曾得罪於我，紹興武舉張全叔與我有口過，今痛責此人，使其知武舉也是我張紫淵打得的。』

賀美之與伊德載同飲一富民家，富民諂奉德載，而不識『伊』字，屢呼『尹大人』，酣

酢重沓，略不顧賀。賀斟大觥呼之曰：『爾其與我飲一杯，不要傍若無人！』

越中一先輩喜看戲，聞鑼鼓聲，心急步不能移，輒僕地。子孫以小椅舁之，則呼曰：『努力，努力！早到一刻，便是孝子慈孫。』

先叔三峨喜評論試牘，言之侃侃，即數百名外，其間高下，謂一名不可移易。故人言『張三峨看考卷極準，極確，卻要在發案之後。』

先叔紫淵煮狗熟，邀劉迅侯共食之。迅侯以事出，作一簡復之曰：『弟政忙，不及過兄，如有意，幸分我一杯羹。』

王修仲與其族人訟，族人不能勝，夜持刀殺之，修仲走避，獲免。次日謂其友曰：『某昨幾為族人所殺，幸弟防避得緊，彼始善刀而藏之矣！』

汪司馬伯玉喜用文語。一日，其媳與夫競寵，操刀割其勢，其子大喊，叫聲達於外。座客驚問，伯玉曰：『兒婦下兒子腐刑。』

有吳生者，老而趨勢。偶赴席，見布衣後至，意輕之，止與半揖。已而見主人恭甚，私詢之，乃張伯起也，要致殷勤，欲與再揖。張笑曰：『適已領過半揖，但乞補還，弗復為勞。』

廬陵陳文貪鄙，至死，門下人有善滑稽者謂人曰：『昨夜二夜叉來取公，一夜叉攙之，公不肯去。其一日：「彼將望昇太師柱國，如何捨得去？」攙之者曰：「即為閻羅王，何慮也！」公喜曰：「如何便為閻羅王？」夜叉嘆曰：「公有淮鹽十餘萬，非閻羅王而何？」』聞者絕倒。

先伯九山臨清被難，嗣子墨妙往奔喪，聞亂，不果往。倪司馬元璐發兵勤王，至淮而返。時人對之曰：『張孝子奔喪，莫［墨］妙不去；倪司馬勤王，原路［元璐］歸來。』

楊椒山廷杖，有人送蚺蛇膽，曰：『服此可無楚。』椒山卻之曰：『椒山自有膽，何必蚺蛇哉！』傳為美談。會稽陶印祖，有饋以海狗腎者，亦效其語曰：『印祖自有腎，何必海狗哉！』

越中讓檐街王禹屏家善飲，子侄皆豪量。凡款客，一入門即加鎖鑰，竟日不開，恐客逃席。至丙夜，客皆醉倒。令稚子舉火照之，客則展側者，必呼曰：『客尚能動，快拿酒來！』

正德間有醫官徐髯翁者，受武宗知遇，曾以禦手憑其左肩，遂制一龍爪於肩上。與人揖，左手擎起，只下右手。

會稽陶氏有老人好酒，而其子婦鄙吝。一夕月佳，老人起坐庭除，酒思渴甚，呼其子看月，不應，頻呼之，其子曰：『月有恁好看？』老人曰：『汝即不看，可與我壺灑，我自看之。』其子曰：『夜深何從得酒？』老人大怒，出門外大呼曰：『陶某毆父，鄰舍救應！』比鄰皆起評問，知其故，乃罰其子酒一大壺，供老人看月，而令其子婦安寢如故。

紹興司理李應期，山東人，坐堂上理事。吏胥以餅餌啖之，俗名玉露霜，甜而可厭。司理撮食之甚美，口中念念曰：『李推官莫忘祖宗積德，出爾子孫發了黃甲，卻恁般受用！』

李推官向越中子衿盛稱：『紹興人材之盛，天下莫比。我山左寥寥，有得幾人！』子衿曰：『老師貴處有孔夫子。』司李曰：『便只有這一個，也不曾發得黃甲！』

李司李與人談，輒憂國運，人有言：『近日黃河水涸，漕船擠塞奈何？』司李曰：『如此看起來，天下倒有亡的機括。』

李司李有門人饋金魚十餘尾，皆重價，司李收進，盡煮食之。次日見其人曰：『昨日見惠金魚，好顏色，食之只是少味。』

李司李壽日，有饋壽桃，上以粉餌作八仙。司李見八仙，先令蒸食。次日謝饋者曰：『承饋八仙，穿紅的狠好吃，穿黃的還好吃，那穿綠的極難吃。』蓋綠者以銅綠和之，故難吃也。衙役聞之匿笑。

李司李見人饋黃甲蟹，異之。攜至署中，揭奩蓋，蟹擎螯亂出。司李踞桌上大呼曰：『有沙虎，有沙虎！』署中人俱走避。隨役急進，縛蟹出，一署始安。

胡衛道三子：長名寬，次名定，季名宧。衛道妻亡，俾友人作墓誌。友人直書曰：『夫人生三子寬定宧。』見者失笑。

迂仙醉，向人家撒溺。閽者呼之曰：『何物狂徒，當門撒溺！』迂睨視曰：『是汝門不合向吾鳥耳！』其人不覺失笑曰：『吾門舊矣，豈今日造而向汝鳥？』迂指其鳥曰：『老子此鳥，也不是今日造的！』

迂仙雨中借人衣著之，失足跌損一臂，衣亦少汙。從者為之摩痛甚力，迂止之曰：『汝第浣衣，勿揉我臂。』從者曰：『臂且損，遑惜衣？』迂曰：『臂是我自家的，便跌壞，無人來問我討還。』

迂仙與人鬥毆，咬傷其鼻，訟之官。迂曰：『他自咬其鼻，賴我耳！』官曰：『鼻高口低，豈能自咬？』迂曰：『他踏凳子上咬的。』

迂仙與衛隱君弈，衛著白子，迂大敗，積子如山，枰中一望浩白。迂懊恨曰：『老子命蹇，偏拈著黑棋。』

村學究孫一經夏日納涼，頃之雲翳，孫曰：『必有大風。』友人詰之，曰：『夏雲多奇風。』

村翁自誇其子聰明，已習《春秋》。或云：『讀過《左傳》否？』答曰：『《左傳》未讀，讀過「右傳」矣。』或曰：『何謂右傳？』村翁曰：『昨聽見小兒讀「右傳第一章」。』

吳蠢子年三十，倚父為生，父年五十矣。遇星家推父壽當八十，子當六十二。蠢子曰：『我父壽止八十，我到六十，以後那兩年靠誰養活？』

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糧船赴都，夜半集船上人，至則無別語，但曰：『逆風斷不可張帆！』

姑蘇周用齋性駘，以白金五十兩，令其家人出八色銀雜辦，應得六十兩。家人匿二十兩，持四十兩進，用齋駭之。家人曰：『五八得四十。』用齋沈吟半晌，點頭曰：『是，是，五八得四十。』

周用齋釋褐後到部聽選，過堂吏呼曰：『說大鄉貫。』用齋誤為『大鄉官』，乃對曰：『敝鄉有狀元申瑤泉。』吏部知其騃，麾之使出。謂同人曰：『尚有王荊老未曾言，適堂上色頗不善，想為此耳。』

迂仙向混堂洗澡，日午湯穢，迂仙取以漱口。同浴人曰：『穢人，此乃可漱口耶？』迂仙一手掩其口，一手搖令勿言，漱畢，走向混堂外，將水吐出。

昆山陳梧亭，言其邑某秀才有疑疾，而性復迂緩。夜在家，常伏暗處，俟其妻過，遽前抱之。妻驚呼，則大喜曰：『吾家出一貞婦矣！』

景帝隆福寺成，都民往觀。忽一西番迴迴持斧上殿，殺二僧，傷人三四。執得，下法司鞫問，云：『見寺中新作轉輪，藏其下推輪轉者皆刻教門形像，憫其推運勞苦，是以仇而殺之。』

馮子猶《甲申紀事》載：一大老投順闖賊，授湖廣道御史。常語人曰：『我原要死節，奈小妾不肯何！』小妾者，所娶秦淮妓女也。

錢位坤降闖賊不用，托周鍾引拔，得授助教。鍾與語有授官消息，便向人曰：『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了。』京師人為作『不凡人傳』。

祝東岱為毗陵府幕，署武進縣事，每坐堂鞫一事，必進三五次。以如夫人在內，防範甚嚴，每出其不意，進署伺之也。

祝東岱理訟牘，必於堂上作審單。岸幘吟哦，運思苦構，字字用夾圈，高聲朗誦，出座跳躍，按胥役肩讀與聽之，問曰：『我老爺才學何如？』

丘閣老瓊山自制餅，軟膩適口，托中官進。上食之，喜，命司膳監效為之，不中式，俱被責。因請之，丘不告以故，中官曰：『以飲食器用進上取寵，吾內臣供奉之職，非宰相事也。』由是京師盛傳為『閣老餅』。

解縉、楊士奇、周是修共約死難，金陵破，是修殉節，而解、楊負約。後日士奇為是修作傳，語其子曰：『脫我死，孰傳而尊公？』

外祖陶蘭風先生倅鳳陽，昇任行，時舅氏虎溪在戶垣，本道呂巨源以計事相托，設席祖行。外祖點戲，念完全戲無過梁灝，遂唱《青袍》第二出雷部考察追擊呂純陽，稱呂道，或罵野道，求梁灝指甲內避過此劫。外祖汗出浹背，歸語其家人曰：『我此際恨無地洞可穿！』

周用齋往吊王弇州，誤詣王荊石。荊石出見，用齋遽稱『尊公可憐者』再。荊石曰：『老父幸無恙。』周曰：『公尚未知尊公耗邪？已為朝廷置法矣！』荊石笑曰：『得無吊弇州乎？』周悟非是，急解素服言別。荊石命繳原刺，周曰：『不須見還，即煩公致意可也。』

湖州吳主事家素饒，求李西涯文壽其父，公鄙其人，不許。吳問其友曰：『今朝中爵位極尊者為誰？』曰：『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。』吳即緘幣求詩，英國令門客作詩與之，吳誇於人曰：『英國當朝第一人，乃為我作詩，何必李學士也！』

錦衣門達甚得上寵，有桂廷珪為達門客，鐫一印章曰『錦衣西席』。後有甘堂為洗馬江朝宗婿，亦刻一印章曰『翰林東床』。一時以為確對。

何敬容在選日，客有姓吉者詣之，敬容問曰：『卿與丙吉遠近？』答曰：『如明公之於蕭何。』

劉髦二子俱登進士，其長婦入京，公送登舟，以手援之。郡守見而笑，公曰：『府公笑我乎？若跌入水，尤可笑也。』次婦入京，公臥疾，呼至床前曰：『老年頭風，可買一帕寄回。』明日登程，諸親畢集，忽呼子婦曰：『毋忘昨夜枕上之囑。』眾駭然，問其故，乃始撫掌。

紹興岑太守有姬方娠，一人沖道，縛之，乃曰卜者。岑曰：『我夫人有娠，弄璋弄瓦？』其人不解文義，漫應曰：『璋也弄，瓦也弄。』怒而責之。後果雙生，一男一女，卜者名遂大著。

謝兵馬之妻為牆倒壓死，楊天錫往吊，謝泣曰：『寒荊適值有孕，今死不成屍，奈何？』楊笑曰：『此所謂雖不成詩，葉韻而已。』

一山人自負其纔，企慕太史公，途中聞乞兒化錢，乃戲之曰：『若乞錢得幾何？若叫我太史公，賞汝百錢。』乞兒連喚數聲，遂罄囊與之，一笑而去。乞兒問人云：『太史公是何物，值錢乃爾？』

天啟間紹興發援遼兵數百，大船裝載，鱗次而進。管兵者至錢清，遂傳令泊船。或曰：『天色尚蚤，何便停泊？』管兵者曰：『爾不聞牛頭山極多強盜？』

吉州士子赴省試，書一牌云『廬陵魁選歐陽伯樂』。或誚之曰：『有士遙來自吉州，姓名挑在擔竿頭。雖知汝是歐陽後，畢竟從來不識修。』

族叔張五嶷口吃有癡興，曾三應省試。進場後即牽人說夢曰：『我得一夢，上一最高處，腳下如踏棉絮。忽見一門，門圓如規，我進門覺冷甚。陞堂見階下大樹一株，上著花如金粟，下有老人持斧立其下，身傍有一白貓甚可愛。我意欲折花，堂後閃出一女子，其美非常，向我云：「汝花直在頂上。」命老人掇梯為我折取。我持花出門，不覺驚醒，此夢不知吉凶若何？乞高明為我解之。』

五嶷叔自負青鳥之術，尋一地於化山，自謂得穴，貴不可言，常向人語及此地，即述地鈐，曰：『東化及西化，此地真無價。有人扡得著，。。。。。。。』但微笑而不言。有識此鈐者曰：『子孫掛鑾駕。』五嶷急掩其口曰：『莫泄天機。』

土璞孫景濂為人尋葬地多不妙，而又喜作訟師。自造一斗室，乞二酉叔一匾額，二酉叔贈曰『璞蕭』，意渭郭璞蕭何合為一人也。復向陶庵乞一對，陶庵書曰：『慣掘高山流水，善興平地風波。』見者噴飯。

越中有士夫自負堪輿，得一佳穴，謂數代後必出天子。葬畢，每自叉手懊嘆曰：『世受國恩，如何使得？』

吳鹿亭為友人尋一葬地，開壙時誇言：『此地出紗帽不可勝計，還要封拜出戽鬥四、五個。』開下數尺卻是水槽，土工叫：『先生，戽鬥四、五個不消，拿一、兩個來戽水。』

毗陵劉光斗為紹興司李，陶庵小僕演魏璫劇，魏璫罵左光斗則直呼其名。陶庵囑之曰：『司李名光斗，汝但呼左滄嶼，勿呼光斗。』小僕驚持過甚，遇罵時，直呼：『劉光斗，你這小畜生！』傍人錯愕，司李笑曰：『我得與忠臣同名，爾只管罵不妨。』

天童老和尚開堂說法，多以棒喝加人，手執柱杖，逢人便打。四方進香者以銀錢供養，謂見活佛，痛哭悲號，求其超度。陶庵至其寺，調笑老和尚曰：『曾見戲場上獄卒兩句上場白，好贈和尚。』老和尚曰：『怎麼說？』陶庵曰：『手執無情棍，懷揣滴淚錢。』老和尚大笑。

陶庵至補陀禮潮音洞，石梁傾圮，杳無人跡，問住僧曰：『何冷淡至此？』住僧曰：『不瞞相公說，萬曆年間龍風大，吹壞橋梁，菩薩移雲梵音洞住矣。』陶庵隨至梵音洞，見男女多人跪向洞口，叩求菩薩出現。有所見者，輒言其形狀。一紹興女子言親見菩薩，人問其狀貌，女子曰：『菩薩頭戴荷葉飄髻，身穿水紅衫白綾子，半臂紅汗巾束腰。』

董日鑄家多藏書，其所評閱多著丹鉛。二孫分析，見即顧額曰：『好好書何苦塗壞？』悉出以易餅。其有大部書十套者，各分五套；百本者，各分五十本。或議其非是，答曰：『如是纔得均平。』

崇德李虛舟年八十餘，凡星相家許其百歲，輒大怒曰：『百歲外要了你的？』術士善逢其意，見其子平，拍案叫曰：『我算命一世，不曉壽星落在此地！』虛舟喜，請問流年，術士細推之，至百八十三歲。云：『是年略有小晦，須防脾疾。』曾孫在傍，不覺失笑。虛舟正色曰：『莫笑。竟有介事，爾輩切記，那年不要把生冷東西與我吃。』

武林張冢宰瀚致政後，弟吏部郎中濂者方掌文選，親朋有設席者，皆獻媚選君，而冷淡冢宰。一友安蓆，先揖選君，選君曰：『家兄在，那得先我？』其友向冢宰謝過，冢宰笑曰：『舍弟年長一時。』傳以為笑。

王季重出吊某氏，孝子癡立不哭。客出，私謂季重曰：『今日孝子恭而無禮，哀而不傷。』季重曰：『還是孝子不匱［跪］，永錫［惜］爾類［淚］。』

郡邑吏集漕院，前有二別駕拱嘴踞坐，矜默殊甚。聶井愚問王季重曰：『此二老何為做這模樣？』季重曰：『等留茶。』

巢必大與周玄暉閑談：『駙馬有此得貂玉，大瑁去此得貂玉。我輩不能駙馬，猶可大瑁，吾乘醉斬此物矣。』周云：『開刀時須約我。』王季重在座曰：『卻不好，兩兄在此結刎頸之交矣！』

秦朱明以制舉藝示王季重，季重用筆作圈，朱明從傍點頭自誦。季重擱筆求緩，朱明曰：『何故？』季重曰：『兄頭圈忒快，我筆跟不上。』

季賓王笑季重腹中空，季重笑賓王腹中雜，賓王曰：『我不怕雜，諸子百家，一經吾腹，都化為妙物。』季重曰：『正極怕兄化，珍饈百味未嘗不入君腹也。』

安慶司李於葵，作威福以怒人取賄。王季重令姑孰，徐玄仗向季重曰：『曾被於四尊怪否？』季重曰：『蒙怪訖。』

王季重姑孰試儒童，有一少年持卷求面教，密云：『童生父嚴，止求姑取。其實不通，胸中實實空疏，平日實實不曾讀書。』季重曰：『汝父還與汝親，我是生人，識面之初，心腹豈可盡抖？』

王季重道高郵，同行友僕市蛋混其目，又忘卻行家姓氏，第云：『鴨蛋主人數的。』此友大怒，披其頰曰：『就問王爺，鴨蛋是主人否？』王曰：『是主人，曾記得「箕子為之奴」。』一笑而罷。

豫章羅生講學曰：『他人銀子不可看作自家的，他人妻子不可當作自家的。』季重起座一躬曰：『是。』

王季重令茂陵，至多寶寺，一行腳僧瞑坐，見官長不起。季重問住持：『此僧何為？』住持曰：『這師父打坐能打到過去、未來。』季重曰：『我打他一個見在。』責之，而僧遁去。

王季重譏暴發人家曰：『某老先生家一時大發，只有二事卒不可為耳：園中樹木不得即大，奶奶腳不得即小。』

李西涯子兆先有才名，然好遊狎邪。一日，西涯題其座曰：『今日柳巷，明日花街；誦讀詩書，秀才秀才。』其子見之，亦題阿翁座曰：『今日猛雨，明日狂風；燮理陰陽，相公相公。』

涿州道上多響馬賊劫掠行旅，獲得者即於本處梟示，次日，賊又行劫其下，被劫者指賊

首曰：『老爺，上面是何物？還乾此勾當！』賊曰：『你看我老爺擔了這樣利害，你還不肯把蒙古與咱！』

老學究王道吾借太清道院讀書，道士所種菜及所畜雞犬，其僕從背竊食之。道士忿恨，告訴道吾，道吾沈吟半晌曰：『你既如此不像意，何不及蚤搬去！』

錢牧齋在南都為宗伯，清兵至，下薙發令，牧齋坐禮部堂上呼鑷工薙頭，對眾大言曰：『這幾根頭髮死人臭，我正要剃他，天下之人當以吾宗伯為之榜樣。』

錢牧齋往天壇朝豫王歸，過孔廟，便不下轎，曰：『自今以後，吾與孔夫子沒相干矣！』叱騶從徑過。

吳下一大老有妾與門客少年相狎，大老必親往撫摩之。大老入都，其公郎置之於理，少年庾死。大老歸，大怒，逐其子，署於門曰：『我非妾不樂，妾非某不樂。殺某是殺妾，殺妾是殺我也。不及黃泉，不許相見。』

裘漢明諱名麻鳥，因拜王柱史封君壽誕，誤傷其足，骨折成跛。養病經年，自著《問跛篇》，內有一則曰：『或問鐵拐李，既做了神仙，豈無仙丹、仙藥，緣何也是個蹺腳？予曰：造物要人沈靜自愛，怪他跟了眾人，日日到人家慶壽屈膝、候門，把人品壞了，故此亦罰他蹺腳。』唐豫公評曰：『說出本相來了。』

祖父一日怒庖人煮肉不佳，笞之。庖人泣曰：『老爺要炒炒，吃過了；老爺要熗熗，吃過了。別無煮法，叫小人怎地？』

二酉叔寵一美人，置之別室，嬸娘遣一老僕探之。僕歸復命，嬸娘問曰：『此婦有何好處，而相公寵之？』老僕應曰：『有恁好處？若是小人暗摸，也摸著二娘子。』

商太夫人兩廣歸，親友往候，接待甚忙。一僕對其家媳曰：『太太歸，這一亂也罷了；明日老爺歸，這一亂恐大娘子當不起。』

商太夫人見一老僕貧窘，云：『汝隨老爺往任所數次，想應好過？』老僕答曰：『太太，你不在我被下眠，怎知我被無邊？』

一太太問人索債曰：『你的債該某時還，非我放寬，也遲不到今天。』此人答曰：『太太，只可如此放寬，只是小人腰間沒貨，硬不起。』

趙孟遷善飲啖，每至輟席，有殘盤剝鹵，必哺啜一空，號曰『積福』。有祗應蒼頭忽發浩嘆曰：『吾輩下世蛆秧蟲豸也沒分了。』或問曰：『何也？』答曰：『盤內剩鹵剛有些須小福可積，又被趙老爺積去了。』一座為之哄然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